

我信天主

北京什字會館排印

天主降生後一千九百三十八年重印

我信天主

北京主教滿准

序

問你信天主麼。答我信天主。問天主是誰。答是造天地神人萬物的大主宰。問爲什麼叫天主。答因爲世上無名可叫。又不得不稱個名。所以稱呼天主。解說天地萬物之真主。萬民之大父母。問爲什麼不稱呼上帝。答是因爲照儒教用上帝兩個字。包含許多不正的理。照他們的講解。雖然常說。上帝爲天也。保護皇上。天下的神也爲上帝。玉皇上帝。關公爲協天大帝。真武爲玄天上帝。就是張儀儒教亦稱呼上帝。書上又說。上帝是北極星。故此爲指出天地的大主來。不能再用這個名字。不然恐怕有人疑惑。天主與儒釋道三教所敬的邪神無異也。問爲什麼不稱呼老天爺呢。答因爲叫人爺是尊敬。叫神爺是輕慢。造人的

神只可稱主。不可叫爺。若是叫爺。好像造天地的大主。同我們人是一類了。如何使得呢。比方人同牲口不是一類。能說人是牲口的主。不能說人是牲口的爺。所以造天地的神不該叫老天爺。

問中國聖賢以天爲主。用這天字稱呼於天地大主不相符麼。

答不相符。因爲人多有以天爲清天。拿有形有像之物。當神恭敬。是不對的。就是書上也說的不一。比方曲禮上記載。君天下曰天子。又說。天君也。凡至尊重者皆是。故臣於君。子於父。妻於夫。皆曰天。故此聖教不敢只用一天字。只因造萬物獨一無二的純神。本來無名可稱。又不能不稱。就思想萬物之內。惟天爲大。萬民之中。惟主爲尊。故此定了這個呼。

問常聽人說。有個天主。到底誰也沒有見過天主。所以不免疑惑。

天主是真是虛。難道沒有憑據知道。果然有個天主否。 答有許多的憑據。可以証出這個道理來。 問用什麼憑據証明有天主。

答若沒有天主。就沒有天地神人萬物。這日月星辰地球每日動轉。必是有個天主管他們。世上的人。並飛禽走獸草木。皆有個性命。必是天主賞的。若沒有天主。也就什麼不能生活。也沒有法子造這個性命。世上萬物的奇妙次序。更明明顯出來。有個天主。天下萬國之人。一口同音。都信有神。難道人人全能傳錯麼。不信天主之理。大大敗壞好風俗。害衆人之事。再者。天主既然與人常有往來。屢顯聖跡。這都是有天主的憑據。

第一章有天地萬物必有天主。

問爲什麼說。有天地就必有天主。我看天地是天地。天主是天主。

兩不相干。☩若兩不相干。這日頭月亮地球。及飛鳥走獸萬物人類。都是誰造的呢。起首離不了一個天主造他們。☩世界那裏有起首。原來就有天地萬物。☩這是沒有的事情。起頭地球空虛。飛鳥走獸草木全沒有。當初是一塊火團。好比日頭似的。慢慢的。外皮涼了。火燒出來的東西。變成了金銀石煤等物。過很大的工夫。纔有了草木。再以後有了飛禽走獸。末後纔有了人。這是如今人人所知。所以地球沒有火以前。有什麼。還離得了有個天主造他麼。☩現在怎麼知道當初地球有火。後來有草木。然後有飛禽走獸。末後有人呢。☩就是憑地裏頭存着古跡。能知道。比如蓋一所房子。動好幾輩子工。不能是用一樣材料蓋的。樣式也必不一樣。後來的人就看出來。一層一層的工程。不是一時修

的。現在人查考地裡。一層一層的各樣的材料。可以分出來。當初有個次序。變成了如今的光景。因此誰也能知道。地球必有個起頭。圖我看這個世界沒有誰造他。從無數之年就有他。圖若從無數之年就有世界。這世界到不了現時。比方從西洋到中國有九萬來里遠。一天走一百里地。用不了三年就到了。若從中國到西洋有無數里之遠。無數解說不能比這個再遠。無法子再添了。走萬年永遠也到不了。看起來既然天地到了現在的這地步。他的年歲不分多少。必有數。能殼再添。過年還要添一歲。所以有頭。即便是說。自永遠就有世界。萬也不能是自己有的。比方一個爬山葫爬着楊樹。同楊樹長一般高。難道爬山葫長這麼高。單靠自己的力量麼。不然。但依靠着楊樹長好幾丈高。世界也是如此。

就是在無數年之前有他。也不能是自己有的。必是靠無始無終的天主有的。問雖然不能說世界的年歲沒有數。看光景從好幾萬年就有他。答就是自千萬年有天地。我還要問你一句話。這千萬年頭裏有什麼。問天地前頭自然什麼也沒有。答所以有天地那一年。若沒有天主。這天地是從那裏出來的呢。問不能是自己變化的麼。答自己萬不能造自己。有了匠人纔能有房屋。總沒有聽說。房子自己變成。我知道父母生兒女。總沒有見過兒女生自己。

前幾十年有一個年輕人。進巴利斯京都學堂念書。趕到回家的時候。就恥笑熱心人守教規。嫌他們糊塗。有一天在別人家裏當客人。見兩個姑娘散心時。看聖經。對他們笑着說。你們二位還看

這個書。你們也信天主麼。兩個姑娘乍聽這個話。臉上發紅。大的大膽子問那年輕人說。先生你不信麼。答我從前也信這個。只因在學堂學了格物窮理等學。如今我知道真根。所以不信了。

問我們沒有念過這麼些書。既然先生有學問。我請你指教指教。我們一個雞蛋是從那裏來的。屋裏的人聽那姑娘說話有趣兒。都來圍住他們聽聽。姑娘又問說。到底一個雞蛋是從那裏來的。

答不必問。雞蛋自然是鷄下的。問鷄是從那裏來的呢。答

鷄是從雞蛋伏出來的。問是先有鷄是先有雞蛋呢。答先有鷄。問所以起首有一個不是從雞蛋伏出來的鷄麼。問到這裏那學生結結巴巴的說。說來說去。不是鷄就是雞蛋。難道你拿我當個喂鷄鴨的了頭麼。那姑娘說。我不敢說這個話。只求先生教

給我頭一個鷄是從那裏來的。那年輕人臉上害羞。嘴說不出話來。姑娘又說。既然你不知道。我要告訴你。造頭一個鷄。不是別人造的。還是造天地的大主宰。我們管他叫天主。若沒有天主。先生的學問不能講一個鷄的來歷。如何能講天地的根由呢。大夥聽這話就笑開了。那學生害羞的跑出去了。

圓新書上說起首地球彷彿個雲彩似的。以後變成了一個火星。末後外面涼了。變硬成了地。人就住下了。照這個理。用不着天主造化。自己變成。如同一個樹子兒。自己長成大樹一般。☒那個雲彩是從那裏來的呢。若用不着天主造地球。請問那雲彩是誰造的呢。樹子兒自己長成大樹。到底先總得有個樹子兒。難道這樹子兒也是自己長的麼。若地球是從一顆米出來的。光爲造這

一顆米也少不了一個全能的天主。再說頭一個人的來歷。除了有天主更講不下來了。

圖依我看。這無始無終的天主。不是別的。就是佛教人恭敬的。造世界萬物的地神。圖地不是神。無非是個死物。怎麼能造生萬物呢。誰也不能殼給別人自己無有的東西。地裏頭也沒有明悟。也不會說話。他怎麼能殼給人說話明白的能幹呢。所以世界之外。必有個天主。賞給人明悟。給飛鳥翅膀。給野獸牙抓。給世界次序。圖我看沒有神。天無非是空氣。什麼神也沒有。人就是神。

圖你若神。爲什麼天旱不叫下雨。澇了就罵龍王。下雹子就罵老天爺。不怨人家。怨你一人。既然人是神。爲什麼有瞎子聾子。啞吧。窮人。死人。病人。這個神連自己也管不過來。就爲天地的真主。

麼。趕到天下萬物被人造化。屬人掌管的時候。螞蟻都要搬泰山了。這不是個笑話麼。

一千九百零四年。法國有一個出名的詩人。名叫黑德。到處勾引人入革命黨。並勸人單單的依靠新學問証出來的。或人的明悟明白的事情。又叫人棄絕各樣的教門。各端道理。如無憑無據的虛言一般。有一天。在風代內博地方。在宣講所。講完了這一切虛理。人都出去了。但有四個人等着大夥兒走完了。就請黑德進酒館說。我們四個人有幾句最要緊的話問你。從許多時。我們心裏不平安。除你以外。誰也解不開我們的疑惑。五人進去了。有一個花匠問黑德說。我們也知道是沒有天主。所以這一樣不必提了。若是沒有天主。世界也不是自己造的。我們很願意知道。起首是

怎麼樣有的。這是現在博學人必定知道的事情。所以請你把寔話指教給我們。黑德雖然不信天主。到底心直。沒有敢繞彎子。或用巧言欺瞞那四個老寔人。簡直的答應說。現在博學人不能講世界是怎麼樣起首的。他們聽着這話。寔在心憂。覺着大大的上人的當。其中有一個木匠說。我們天天所看的書報。不住的說。萬物的根源是人人所知。並除了人的明悟查出來的以外。別的事無非是傳教人自造的空言。況且你也是如此。纔剛對衆人告訴我們。一個自主的人。不可信服別人的話。單要依靠學問的指示。學問沒有講不下來的理。如今我們問你一件十分要緊的事。就是我們人是怎麼樣有的。你就對我們說。是人人不能知道的事。情。這是多麼矛盾呢。那四個人走後。黑德各人思想那木匠說的

有理。若真沒有天主。怎麼能殼有人呢。就拿一定的主意。棄絕了那個假學問。一心一意的回頭信服天主了。並且新進離了世俗入了修會。

第二章萬物行動顯出有個天主來。

問爲什麼說萬物行動呢。答若細細的查考。沒有不轉動之物。請看草木。走獸。人類。生長。傳生。死亡。不由的更改。石頭成沙子。沙子成土。水成雲彩。雲彩成雨。雨澆地。養五穀百菓草木。蛋成雞。子兒成樹。小孩子成大人。日月星辰地球不住的轉動。問怎麼知道日月地球都活動呢。答按天文這是不能疑惑的事情。我們住的地球。又轉又走。一天轉一遭。一年圍着日頭走一大遭。走這一大遭用三百六十五天。零五點鐘。四十八分五十秒。日頭也轉

也走。轉一遭用二十五天的工夫。日頭走的有這麼快。就是一點鐘的工夫。能走一萬二千里。我們看星星不動。到底有的比日頭還走的快。比較起來。一點鐘的工夫。一個星星走一萬六七千里。掃帚星飛星也全按一定的規矩運動。既然日月星辰都不住的挪動。並不是原來自己會動。所以動他們的是誰。 閻何必查考這個。誰也查考不清。自古以來就是這個樣子。 閻別管是從多嗜地球會轉。我要知道日月行走。是仗着誰。比方我問你。火車頭是誰修的。你答應說。從遠處來的。這不算話。因為不拘從那裏來。我知道一塊死物件自己永遠不能動。誰也沒有見過不套牲口的車自己會走。所以若沒有天主。誰叫日月星辰行走呢。

閻如今讀書人全明白地球日月星辰運轉的規矩。從前佛教人

想日月都是神。因此管日頭叫老爺。管月亮叫老母。論奉教人早思想日月行轉。必是有一個全能的天主。命他們每天運轉。但沒想到這一條規矩。天下大物件。牽引小物件。如鐵被吸。鐵石牽引。一樣。日頭既然比地球大。地球被日頭牽引。是因爲這個規矩。每

天地球圍着日頭轉。月亮也圍着地球轉。因爲月亮比地球小。又離地球近。 圖難道說日月星辰運轉的規矩。也是念書人立的麼。若不是他們。也不是天主立的。是誰呢。既然你懂得火車行走。全憑開水的力量。就用不着修鐵路的本錢。修機器的能耐。車首操心麼。若你既然明白那規矩。火車就自己能走。何必借洋款。請外國人掌管呢。爲日月也是一理。你怎麼不理會。這更發顯出來。有一個全能的天主。既然日月照這個規矩轉。必有立規矩的主。

子。既然有王法必有皇上。你就是說人把這些規矩查考出來了。因人知道日頭轉的規矩就不爲奇妙麼。更發顯有天主。若沒有天主。這個規矩是誰立的。鐘表的絃越走的日子多越准。越發顯是一個人造的。有走十幾天的鐘表。但沒有聽說有走千年萬年。如同日頭一樣的表。到底爲造一個表。離不了一個匠人。難道爲造日頭就用不着天主了麼。

第三章。世上的人及禽獸草木生活發顯有天主。

☉有性命之物怎麼顯出來有個天主呢。☉世上有草木。飛鳥走獸人類。年數不多。早先什麼也不長。什麼活物也沒有。他們的性命。萬不能殼是地裏自己長出來的。地更不能生養有靈之物。所以若沒有個天主造草木。禽獸魚鱉。千類萬樣。永遠不能生長。

固雖然不能說一定。到底不能。穀是飛星打別的地方運來的。各等活物的種類麼。固這是不能穀的事情。不用說別的。就是過來的。那個工夫。什麼也不免要凍死了。因離地球二三百里。天氣寒冷。穀二百七十多度。我們地球上冷到五十多度的時候。什麼也不能活了。受這二三百度的嚴寒。如何能活呢。況且這飛星到了地球跟前。就越發熱起來了。是因爲這個緣故。我們看飛星如火團似的。既是這樣。飛星如何能穀。把一總活物的種類送過來。不是凍死。就是熱死。不是燒死。就是粹碎了。固這萬類的飛禽走獸。爲什麼原來地裏存的力量。不能自己生養呢。固倘若世上所有的物件。連人帶禽獸。草木全死絕了。難道地裏存的力量。能穀再生養麼。若能穀。爲什麼古時候五丈長。兩丈高的大走獸。

如今一個也沒有了。爲什麼地不生養了呢。再者若是地裏能生養草木畜類。是誰在裏頭存的那力量。說地自己能生養。如說筆自己能寫字一樣。沒有個手領他。連個一字也寫不出來。比方你放一鎗。就打死一個人。果然是因爲鎗裏存的火藥。但這火藥是誰給裝的。若沒有人裝鎗。放一萬年也打不着人。再比方一個鐘表。因自己的力量能走。到底離不了一個人給他上絃。如今我要問地球日月星辰存的力量。是誰給裝的。誰給上的絃呢。除非有一個全能的天主。自己永遠不能有。因此我說。若沒有天主造各種的性命。那一樣也不能有。 圖憑什麼說世上有了草木禽獸年數不多。 圖因爲如今我們創出來地裏頭一層一層的。就能大約知道地的新舊。底下的是舊地。上頭的是新地。頭一層裏頭

走獸全有。第二層單有飛鳥。第三層只有小魚及蛤螺這一類的蟲子。第四層就沒有禽獸了。但有草木。再往下什麼也創不出來了。因那時候世上什麼也不能生活。所以若沒有個天主造草木。造飛禽走獸。他們是從那裏出來的。若沒有天主。世上永遠也不能有會走會長的物件。必要成個曠野的地方。 閻世上所有。全是打地裏頭出來的。現在地還能生蟲子。肉生蛆。當初新地的力量更大。爲什麼自己不能生養各樣的草木虫蛆呢。蟲子裏頭就必有變成長蟲的了。長蟲裏有變飛鳥之類的。日子長了。飛鳥有生了走獸的。走獸中有生了人的。照這樣說。何必講一個天主造生萬類呢。 閻地生虫。肉生蛆。這都是沒有的事。若蝴蝶螞蟬蝗蠅等不下子兒。什麼虫蛆也不能生。從前多有人思想土能生養

小虫。但從人造顯微鏡後。誰也能查出來各樣小虫之來歷。如今誰也知道土自己沒有生大小虫子的力量。只爲空氣。或水或血或糞裏頭的小虫蛆。前五六十年還有許多念書人疑惑。是水血氣糞自己生的。法國有個大博學人。名叫巴思德而打一千八百五十八年。直到一千八百六十五年。在翰林院學士前。屢次屢次的明証出來。不論什麼材料。若在裏頭沒有小虫所下的子兒。永遠不能生養。所以現在外國沒有一個念書人。不拘是奉教的是外教的。敢說地能生養這一類的話。

若說草木生養魚鳥等話。這是更不能說的事情。比方高糧不論怎麼種。不但不能生養長虫之類。連麥子葡萄都長不出來。不拘怎麼樣養活狗。不用說生個人。連一個兔子都生不了。自古以來

來。禽獸全是一類一類的傳生。馬生馬。羊生羊。牛生牛。論草木生養飛鳥。土自生養虫蛆。這更是萬不能的事情。總而言之。爲造化世上萬樣的草木飛禽走獸。怎麼說也離不了一個全能的天主。巴斯德係天下出名的法國人。頭一個找着了治蠶的病瘋病等。又証出來了無子兒沒有生活之理。五六十年頭裏有念書人褒貶天主說。既然地。水。血。糞等。都能生養小虫子。爲什麼起首地自己不能有生養人並飛禽走獸之力。何必請一個天主化成天地呢。巴斯德看這個理不對。就用數年之久明証出來。水血肉所生的虫子。我們看是自有的。無非是因不細查的緣故。若想法子擋這小子兒進去。或用火燒死其內所存的子兒。永不生大小虫子。從此沒有一個念書人敢信有自生之物了。況且天下各國的醫

學全改了章程。都照巴斯德的規矩而學了。

巴斯德進法翰林日。在衆人前說。因什麼學問。或什麼理。有人想把信天主之理。從人的心拔出來呢。引導我認識。欽崇天主的緣故。比天上有太陽。還靠實。

第四章。天地萬物的奇妙安排。發顯有天主。

因說來說去。既然誰也沒有見過天主。這不是沒有天主的准憑據麼。因這不是准憑據。一個瞎子沒有見過日頭。難道說。這是沒有太陽的准憑據麼。保不定你沒有見過你的太爺。難道你沒有太爺麼。你院子裏長的樹。我管保你沒有見過他的根子。這就是沒有根子的准憑據麼。看來因爲你沒有見過天主。斷乎說不得沒有個天主。有人問一個黑人。憑什麼就知道有一個天主。他

答應說。我憑沙土上印的脚印。立刻就能查出來。纔過去的是人。或是野獸。我也憑天地萬物上頭印出來的印兒。就明白必有一個天主。這野人的話。說的寔在有理。 閩世界上的安排。怎麼發顯有天主呢。 醫按非內龍主教的話。細細查看世上的奇妙。就不得。不明認準有一個天主。

一地球。

若沒有一個全能的天主。你想誰把地球懸在空中。誰打了他的根基呢。人看地原來卑賤。到底爲得一點地。出銀錢寶貝。人都捨得。往往民人打官司。兩國打仗。是爲佔地的緣故。若地太硬。人就開不動。種不上莊稼。若太軟。人就沒有法子走路。走一步下一步。如陷在稀泥。或沙子裏頭一樣。土原來是粗材料。赶到春天。變成

十分體面的東西。變成樹枝子。樹葉子。花草。糧食。年年如此。生發無窮。人老了。他總不老。過萬輩子。地還是這麼新鮮。若是地到處種的好。還能多養活百倍之人。因此俗語常說。人勤地不懶。就是地不平。有高山有窪地。這更好看。爲人益處更大。平地長好莊稼。山坡長葡萄。山上長樹林放羊。高山頂上的永雪。加一層景緻。山嶺好比地球的骨頭架子。地所出的糧食使完了。還歸地。又成新糧食。地施捨的東西。又收回去。然再施捨。地養牲靈。牲靈的糞。又養地。又加他的出產。所以越給越收。永遠不。你把糧食寄放在地裡。這糧食爛壞了。等不多時。又還的更多。再說你把地破開了。能掏出石頭。玉石。砭白玉。硫磺。金銀。銅鐵來。天下生火弄機器。火車。全依靠地裏出的煤。若地不出煤。幾十年的工夫。把天下的樹

林要燒完。地內外的這些寶貝。是誰給人置立的呢。

二草木。

地裏長的花草多奇妙。又給人做吃的穿的。又給病人做藥材。他們開的各色之花。又當體面的擺設。又給人奉獻各樣美味。再看樹木。他的根子不但保護他穩當。風颭不倒。又從地裏頭。用很細的筒子取津脈。養他的身子。樹上長一層皮子。爲保護樹心不受冷熱的害。樹的枝葉。夏天給我們陰涼。他的綠葉取臭氣。趕冬天給我們做燒的。木頭不單當柴火。在人手裏變成各樣的式樣。蓋房。修船。打車。打傢俱。都離不了木頭。樹木花草都結菓。就是給自己預備無數的後代子孫。一個小子兒裏頭包含一棵大樹的枝子。葉子。花菓。又細細的看津脈。萬樣的草木全用津脈。如同走獸

用血一般。這津脈是根子打地裏頭吸來的。上來的時候。箭直的上。枝子尖兒上。然後打葉子頭。走樹皮子裏面下去。丟下一層木頭。葉子裏有無數的口子。一張葉子上有一百來萬口子。從此小口子氣能入進去。到津脈那裏去。津脈上來下去的工夫。在這裏開花在那裏結菓子。在別處成木頭。或樹皮子。誰也摸不着這麼一點水能變成這麼些樣東西。再說樹枝子安的真有次序。葉花樣樣的。都又好看又順眼。想這是個容易的事麼。若沒有天主這都是誰的安排。

三水

再看水一面流跑。一面隨圍住裝他東西的樣式。到槽就長。到鍋就圓。自己什麼樣式也沒有。若水太細。就成了氣了。地球就枯乾。

什麼莊稼也就上不來。除了飛鳥之外。什麼生活之物也活不了。魚鼈也就不能浮水。不論什麼東西也就漂不起來。船也無法子走了。水面的買賣也就不能做了。雖然水往下流。雖然沉。還飛到空中。懸在我們頭上。你看雲彩。雖然裝一海之水。借風的翅膀。飛來飛去。倘若這水一下子下來。人人就必淹死。地就沖壞了。是誰把這大海扶住在空中。叫他慢慢的淋下來呢。

水又解人飛禽走獸的渴。又叫荒地長茂盛的莊稼。水在高山。上如在存處。下來分四外澆地。末後歸大海。在那裏成了萬國買賣之處。這大海乍看是萬民相隔之牆。反倒是萬民的聚處。若沒有這水路。旱路的遙遠。辛苦。危險。必擋住人到遠方。太西各國不便往通商。所以人走這沒有車轍的道。就有三千多丈的深坑。也打

上頭過去了。東洋合西洋連上了。外國給中國送他的貨物。機器。鎗砲。換他的米茶。綢緞。水在世上流。如同血流在人的身體。誰想到不單地上有河有江。連大海當中裏頭有河有江。打這裏往那裏流。再說海水不斷動。就是不颳風水也不平。海潮每天六點鐘的工夫上來。又用六點鐘的工夫退回去。再過了六點鐘的工夫又上來。天天如此。天天到一樣的地方。若沒有準規矩。必要淹死住海邊的人。他們的地必淤壞。水聽誰的命呢。必有人答應說。這海潮並沒有別的奇妙。無非是月亮日頭的吸力。這個緣故我也知道。到底我也要問一句。這個規矩是誰立的。雖然打好幾萬年。天下的江河都歸大海。至今海水還是那麼鹹。這都有個緣故。若是海水又不動又不鹹。不免臭起來。海裏的魚草花不能活了。人

也不能走海面上。水這軟流流的物件。趕到冬天就跟石頭一樣的硬。反倒這水煮的鍋裏頭成了氣。這一宗水比騾馬力量還大。就是一千駱駝不能駝的東西。火車火船全拉動了。人管水如管走馬一般。叫他澆地磨麪。鋸板。拉船。動機器。水所包含的這些益處。都是誰的安排呢。

四。氣。

水面佔地球四分之三。到底氣佔的更寬。氣滿圍繞地球有一二百里高。氣是什麼。就是一樣的狠細。乾淨透亮的物件。就是十分遙遠星星的光亮。也透過來了。若氣有水那麼稠。我們就見不上日頭的光亮。或不過相下霧的時候。日光透不過來。我們在氣裏頭活着。如魚在水一樣的。若水太細。魚也不能活了。若氣太稠。我

們也就不能活着。必掩死氣裏。如同在水裡頭一樣。若氣過細。人也就不能在裏頭活着。人在高山上就喘不上氣。那是因爲高處的氣太細。你想是誰安排的這麼對。也不多也不少。也不細也不稠呢。再者誰把這個氣動起來。鬧大風波。海裏的風波。無非是氣鬧起來的。風是打那裏出來的。誰叫他轉眼之間。把天地的外面全變過來。雲彩坐風的翅膀打東飛到西。中國海裏冬天颳西北風。夏天颳西南風。坐船的人若有忍耐等着。他就能相幫他們走遠路。若不颳風。地上的臭氣不能散。人就要生瘟病。你看這氣是誰的安排呢。

五。火。

如今看天上的火。光照四外。再看火山地裏頭的火。石頭裏頭也

存火。等到人取出來。爲各樣的使用。爲通商。喜事。打仗。滅城。打圍。人學會了用火。便換他爲化硬東西。如鐵銅金銀。火是萬生性命。各等種子不能離火。離了火就不長。人及飛鳥走獸離了火就死。用火開山做飯。黑夜替日頭照人。冷天烤他。火還能殼煉淨各樣的污穢。所以古時候的人疑惑火。是人從神手裏偷來的寶貝。他們思想就是神能造這麼奇妙的物件。他們猜的不錯。

六。星星。

人仰起頭來看天。禽獸都是低頭看地。人的頭朝天。這必是爲叫他瞧一瞧天上的景緻。你查考誰的能耐。在我們頭上修了這麼大。這麼體面的景緻。這個天或白日。或黑夜。多光彩。有時候天晴亮。裏頭星星顯的十分光明。有時候天淺藍。就是狠巧的畫匠。也

畫不出這樣色來。還有時候各樣式各色的雲彩在空中。同青天配着做許多的裝飾。再看天上這無可比的大圈。這大工程是誰動的呢。

在他上頭是誰懸掛這大榮福燈。誰叫這大圈天天在我們頭上轉一遭。倘若天無非是無限無量的大空。怎麼日月星辰。這狠大狠沉的星體。能殼在裏頭懸着。又不碰又不沉下來呢。打好幾千年中外各國學天文。查考日月星星的人。永遠沒有理會天上一點混亂。你說單依靠空氣。那些個星體怎麼能殼轉在空中。永遠隨這麼死道路。一點也不能走差呢。星星離的狠遠。若一個人天天走一百里地。爲走到頂近的星星。少不了四十三萬萬年。纔能走到了。雖然日月星辰的光比什麼都快。一個砲子走十里地。這

麼點工夫。日光能走一千來里地。誰想到北極星的光。下來正用三十一年工夫。還有用十萬年的工夫。他們的光纔到來了。該有多遠呢。

天上的星星真是無數。我們能看出來的有七八千萬。光天河星就殼一千八百多萬。天主造這麼些個。是爲什麼意思。必是爲發顯自己是全能。造多也不費事。撒滿天星星。如同一個皇上隨便化金銀。或在自己衣服上。多繡珍珠子一般。你隨便說這不是珍珠子。這也是無數的世界。如同我們的世界一樣似的。暫且假如是真有的事。我就要問你。能殼造世界如海裏的沙子一般多的。這是誰。這一位該有多大的全能。打好幾萬年容易易的管理這些世界。往這裏來往那裏去的星星。比放羊的管一羣羊還容

易。這該有多大的明智。聖經上說。天上光榮天主。這話說的真對。法王納博良。很有聰明。戰勝了西洋各國。某日有一個將軍在他跟前笑着說。什麼是天主。誰見過天主呢。納博良答云。什麼是聰明。你信服聰明。難道你見過他麼。打仗正用着格外高妙主意的時候。爲什麼你頭一個只找我。那時爲什麼大夥都問。皇上在都裏。不是因爲你們信服我的聰明麼。因爲我會打勝仗。你們就信我。因爲天地萬物安排的奇妙。我就信天主。我所擺的陣式不論怎麼好。如比着星辰運轉的規矩。這還算什麼。

七。日月。

這星辰裡頭。我們看頭一個就是日頭。從好幾千年。日頭每天到時候就來伺候人。趕到了早定的時候地方。就准到。永不悞。天天

轉一遭。天天去照着地球各方的人。那時爲白天。白天人用工夫。彼此來往。黑夜用陰涼包裹地球。爲人也有益處。黑夜止萬工。安慰萬苦。用清靜而寢睡安歇身體。重新明悟。等不多時日頭又上來了。請人再盡本分。摧萬物生長。日頭不但每天轉一遭。又六個月往北走。六個月往南走。過這六個月又反回來。因這個規矩。地球全使上了。這一個日頭。若日頭太大。不能颭風。下不了雨。不能流水了。或離地太近。必要把地球燒成灰。若太小。或離的太遠。地就要成一塊冰。不能住人了。誰拿尺寸。把這好幾萬萬里遠的地方。打的這麼準呢。因日頭離開這裏。照看那裏。一年就分四季。這四季爲我們都有好處。春天顯出花來。給人許下菓子。夏天就送狠值錢的莊稼。秋天也給糧食。也給春天許的菓子。冬天彷彿黑

夜。人地都歇過來。赶到春天。菓樹長葉子開花。地更顯出體面來了。地面一個時候一個樣子。因此人不得看俗了。越看越想看。是誰的巧手拉着這個火球。走這麼準這麼直。誰教給這麼樣轉。因什麼這重大的東西。沒有一點依靠能殼在空中。按一定的規矩這麼快。

赶到日頭去照熱別的地方。月亮合星星就來到。月亮相幫日頭照地球。因此連夜裏還有個亮。雖然不甚亮。到底爲人狠有益處。這個亮原來不是月亮的。是借日頭的光。看來普天下多麼有次序。月亮雖然同地球一半黑。借日頭的光就可以照上我們。日頭見不上的民。用月亮給他們送自己的光。

第五章。飛禽走獸發顯有個造物主。

一禽獸。

飛禽走獸比日月星辰更奇妙。這飛禽走獸有多類。其中有兩條腿的有四條腿的。有好幾十條腿的。還有沒有腿的。有走的。有爬着的。有飛的。有浮水的。還有又走又飛又浮水的。魚的翅。鳥的翅。就算一樣的。擢子。爲破開水浪。或空氣。拉魚鳥的身體。如拉一隻船似的。飛鳥的翅。還有絨毛。在空中這毛叫風鼓起來。在水中叫水沖起來。反倒魚翅雖然破開水不濕。雖然泡水中還輕。飛鳥裏頭有浮水的。如天鵝抬起翅。膀來怕濕了。拿他的翅。膀做篷子。走水面。如一隻船一般。水鳥如鴨子。抓子上有一張皮子。鴨子浮水用他做擢子。在河邊走。就靠他不沉泥裏頭。誰不理會飛鳥的翎毛有多麼好看。什麼顏色的也有。那些色全

在那飛鳥的血裏頭攪着。各翎子從那裏頭取各自的本色。有取白色的。有取綠色的。有時候一個翎子取好幾樣的色。到底都有一定的規矩。多咱也是不能差。孔雀有孔雀的色。野鷄有野鷄的色。爲什麼永沒有差錯的時候。無非是因爲有個萬物的真主宰掌管。

走獸之類。野獸如獅子。肩膀腿上。筋力很大。所以他們快利多勁。走的急速。嘴巴粗。牙抓長。爲抓破。或爲做狠可怕的兵器。吃別的牲口。論強奪鳥如鷹。他們的嘴爪子沒有透不過去的東西。他們翅膀又寬又硬。因此飛的又急速又有勁。所以這類的鳥雖然重。能殼隨便飛至雲彩上。打那裏下來如電一般快。抓住吃物。都是隨他的四肢百體的本性。走獸裏頭有長箭角的。他們的力量在

脖子腰子上。也有但會踢的。看來樣樣的禽獸。四體百肢都是隨他本性造的安排的。一類有一類的兵器。爲保護自己。或爲打他的仇敵。他們爲養自己也打圍。也打仗。各類有各類的章程。永遠不差。鯢魚走到那裏。那裏就背着他的屋子。鳥上樹頂上。去修自己的房子。或藏在樹葉裏頭。爲防備害他的。海累一群一群的爲蓋自己的房屋。下水底下。就在那裏修一個小村。爲擋水冲打堤。地豸兒一生來。他的嘴尖。不論多硬的地上。一會兒的工夫就鑽透了。藏在裏頭。狐狸防備打圍的人。搗住。或套上他。就創有兩道門的窩。長虫之類。又是一個樣子。他們雖然無腿無脚。走的很快。又會彎。又會捲。又會爬。又會上樹。雖然無爪子什麼東西也拘住夾住。南美國的大長虫逮住牛。就纏死他。那裏也會竄。他們的身

子若分了好幾塊。那一塊也能活動。況且地裏的虫子。也有分了三塊五塊。就不但不死。反倒那一塊成了一個虫子。長腿的鳥也是長脖子的。若脖子短。就不能低着頭了。穀不着吃的。駱駝也是這樣。至象的脖子又短又粗。若有駱駝的長。就過於重。必帶不動。所以天主給他安了一個長鼻子。這個鼻子能穀隨便。或往長裏伸開。或抽回去。或四面繞彎。抓住拔出。推倒。不論什麼東西。這鼻子如一隻手一樣。再說多少虫子。變蝗。蠅。蝴蝶。這些個小國。都各類都有各類的章程風俗。比如蜜蜂。揀選一個王子。水馬吃草的時候。派他們中一個看守。若有危險。他一出聲。一群馬就跑水中。這算多麼奇妙。難道這光是一點兒粗材料。這不顯現有一個大能幹的神。安排這一切可納罕之物麼。

二家畜。

牲口裏頭。有好幾樣是有伺候人的本分的。小猫會逮耗子。保護人的糧食衣裳。狗生來待人親熱。在他手裏學許多的能耐。合他同住。相好。不嫌家貧。不離他的家。看他的東西。相帮他打仗打圍。外國聖白納高山修士的狗。下大雪的時候。脖子上帶乾糧一瓶子酒。自己去半路救走路的人。馬驢騾都相帮人走遠路。做重活。駝各樣的東西。帮助人的軟弱。聽他的命。牛又強壯又忍耐。給人耕地。還供給奶子。綠羊年年脫自己的毛。送給人穿。蠶吐絲。專爲送人體面衣服。拿自己的絡螺做自己的棺材。後來就變蝴蝶兒。蜜蜂去遠遠的採花上的水汁。給人做蜂蜜。冷地方的走獸。供人暖和的衣服。造萬物的天主。給禽獸穿的。隨他的急用。他們的富

餘人使用爲護自己。不受風冷的害。沒有毛的生活之物。皮子又厚又硬。比如龜長蓋魚長鱗。他們的皮子彷彿房上的瓦。一個壓一個。隨便開隨便關。這些皮子爲人全有用處。連獅子老虎。在人手裡也成如馬騾一樣熟。一仗來高的象。聽一個小孩子的命。就是不聽人的命。沒有不怕人的野獸。再者害人的野獸。沒有牛馬猪生的多。雖然人打死狼熊獅子老虎。總不如宰的牛羊多。到底天下猪羊馬牛。比野獸多了。還要理會一樣。母的生多少。全是按他奶頭之數。猪狗生的多。奶頭就多。牛羊生的少。奶頭也就少。都是誰的安排。這些個獸畜跟誰學的這個能幹呢。

三。大小物件之妙。

如今瞧一瞧大小物件所包含的奇妙。先看一看太陽。雖然比地

球大一百三十萬倍。在空中轉動也不過像一尺大的火球。在星星裡頭還爲小的。不過別的星星離的越發遠。我們所看見的星星後頭還有星星。在這個廣大無邊的世界裡頭。我們的地球不過是個小點兒。這些個東西。各有各地方。各有各規矩。比方太陽遶一遭。用二十五天零兩點多鐘的工夫。月亮用二十七天零七點多鐘的工夫。至地球天天轉一小遭。三百六十五天零五點鐘四十八分轉一大遭。從天主造天地至今一點也沒有亂。從好幾萬年。是誰的手。動這個大機器呢。

再細細的看小物件。更爲奇妙。就是顯微鏡看不清的小蟲。也有四體百肢。如騾馬牛一樣。有頭有身有腿有腳。有眼有嘴有噉。有筋。血筒肉皮。人的眼雖看不出來。到底那一樣也不短。爲造太陽

除了天主誰能造呢。我看爲造這些微的小蟲。比造日頭還難。更離不了一個全能的天主。

四禽獸之體。

禽獸之體包含三樣。一自己能殼保護自己的性命。一用飲食會養活自己的身體。一能殼傳生本類。

一。禽獸都有本性之明。都會躲避害他們的。依靠自己有用的東西。羊羔遠遠的認得他的母親。迎接他去。羊見狗不怕。見狼就跑。到放羊的跟前。打圍的狗查鹿的脚印。一點也錯不了。趕到難保性命的時候。或人或禽獸。不知道其中動什麼機器。但所有的力量快當詭計。爲避危險比素常加兩倍。牲畜之明超過人的能幹。不論多巧妙的工匠。造不了一點蜂蜜。即一條絲也是匠人造不

了的。不拘那一個蜜蜂。不論那一個蠶。用不着先學徒就會做。這一個顯不着牲畜的明悟。因為他們沒有靈魂。也不會說話。也不能學話。這能耐也不是他們學的。這無非是顯出天主的全能來。倘若有人會造一個異樣的鐘表。自己能躲避賊偷。孩子摔破。自己能返過來。跑出去。為保護自己。不是打就是咬。趕到時候永不悞。打幾下鐘。誰不十分納罕。會造這樣鐘表的手藝人。話匣子。電話。照像。火車。雖然寔在奇妙。萬也趕不上這個。誰敢說為造。或按這鐘裏的絲機。各宗機器大小輪。全是偶然湊的一塊兒。並沒有匠人的相干。這麼巧物沒有手藝人造他麼。

前二百年法國有一個出名仇恨天主教的人。這人的名字叫樂夕。他做的書甚多。有一天他所請的朋友。在他跟前笑起天主

來了。說沒有個天主。又問他這個理說的對不對。窠樂歹雖然恨天主教。到底說出良心話來了。他手指着鐘表來答應說。鐘行原無匠。越思越難量。

二。一個機器修補自己。這是多麼奇妙的事情。禽獸的力量都是有限。做活出力就乏了。但越出力越拿飲食賠補。他吃的東西補還他所失的力氣。他在自己的身子裝外頭的材料。等不到一二時辰。這些材料就變成了他的肉血了。他先磨碎成漿子。然後澄清。如過羅一般。粗的下去。到外頭。細的成血。從身上無數的小管子。入四體百肢。養全身體。就變成筋骨血肉毛髮。前兩點鐘的草。如今成了牛羊了。他以前的血肉。全流出來了。所以前四年的馬。如今不過是氣糞兩樣。反倒草料如今成了快馬了。我們看還是

那個馬。到底寔在跟前四年的馬不一樣了。

吃東西以外。還有睡覺這一件事情。禽獸每天不但罷百工。連那能擾亂他的事情。比如吃嗑。眼看。耳聽。也全止住。只剩下喘氣消化。每天夜中不得行各工的時候。這睡困就回了。這個停工時是誰給定的。誰把那個止住還叫這個照樣行。都是誰給分別出來的呢。趕第二天走獸全歇過來了。身上輕快。再做活如同頭一天沒有出力的一樣。因此筋骨又強壯。肉又軟和。肉皮還全。走獸之身能磨破頂硬的東西。到底他使不破。一匹馬磨破好幾個鞍子。自己的皮磨不破。一個小孩子的肉。雖嫩磨破許多衣服。到底他一天比一天堅硬。倘若能毅常這樣扶養自己。就永遠不能死。惟人並禽獸。按造物主定的規矩。都不能常久。他們的力量慢慢的

衰敗。一天比一天老。天主沒有定世上做我們永遠的老家。

三。若看禽獸一個一個的。全的是先老後滅。若看一類一類的。又不老又不滅。這三四千年的工夫。不理會滅了一樣。天主用什麼妙法子保住他們。用的是生養的法子。自古以來。人永沒見過狼獅子虎豹。在山上或在洞裏偶然自有的。也不見家裏狗貓自生。牛羊也不是自己生在圈裏。不拘那一個也是用一公一母生養的。禽獸彼此傳生。是個十分奇妙的事情。再說那一樣也沒有傳的太過。比方熊狼虎豹。生養的過於多。鹿羴牛羊就快滅。連人也。在不住。錯了有個天主掌管。誰安排這一類不滅。那一類生養的。不過於多呢。別說這生養並沒有什麼可納罕。無非是牲畜輩輩在頭一個套的。然後慢慢的展開就是了。一輩子一套子。這更爲

奇妙。你想把萬輩子。一個比一個小都套在一塊。這事更難。越小越不容易套。比方我肉皮一寸方的地方。寔寔在在有四千多微牲。若小機器比大的還難修。到底是誰給套上的呢。這匠人算大能幹人。倘若一個鐘表匠會做一對表。這一對自己就能造無數的表。設天下的人使換。或若有一個瓦匠會蓋一樣的房子。等不到他的房子塌了。這個房子自己就修了許多的小房子。你想這兩人該有多大的能耐。因為是我們天天所遇的事情。拿這個當個自然的事。到底是誰的能耐。是牲畜的。是別人的呢。萬萬不是牲畜的。不怕有一樣另外伶俐。能設這麼辨。到底不是一家。那一家那一方也是這個規矩。大小牲口全一樣。難道說是他們當初一齊商量的。大夥都這麼一樣辦理麼。這是不能的事。這件事情

他們一點也不明白，也不由他們。既然也不是偶然逢的，也不是牲畜自立的規矩。這還顯不出造萬物真主宰的全能麼。

五禽獸之俗。

人的明悟生來什麼也不會，離不了人教給他。到底什麼也能學。看書、種地、織布、打圍、蓋房、作船、全能。還是一年比一年巧。至論禽獸。頭一次做他的本分，用不着他的父母教給他。全明白。沒有見過窩的鳥，就會搭窩。沒有見過蜜的蜂，就會做蜂蜜。但再往後年年還是這個樣子。生性不會別的。狗只會看家。貓單會逮耗子。鳥光會搭窩。這都是生性帶來的。但這一樣的能幹，實在奇妙。實在叫人納罕。請看一個愛沙土的虫。他下的虫自己不會動。又不能吃死物。只吃活物。爲此他的母親給他逮一樣土色的虫。

子。只咬他九口。多一口也不咬。所咬的地方是筋。到底永不咬他的腦子。所以這土色虫子一點也不能動。揮了。到底不能死。那時愛沙土虫把自己下的小虫。放在他身上。小虫子吃他。那個也不能動。趕吃完了。小虫子就長成了。你想誰教那虫子這樣的外科。一個狠巧的先生。扎針。沒有這麼準。到底先生看了好些個書。同師傅學了許多年。至論禽獸的能耐。是跟誰學的呢。誰教給飛鳥搭窩的手藝。教給蜜蜂搭八方的筒子。灌一個十分好吃的蜜。教給蜘蛛在空中搭網。教給一個小虫子通透別的虫子的四體百肢。連人的明悟都到不了這個地步。這些個奇妙的事。必有個緣故。當初是誰出的樣子。誰叫飛鳥長兩條腿。叫牛馬羊長四條腿。給老鷹嘴抓。難道是他們彼此商量的麼。誰也沒有聽說有這樣

的商議。我看一個鐘表另外走的準。我就定斷說。既然這個鐘表沒有明悟。修這鐘表的人比我有聰明。如今禽獸做的事情有遠的超過人的能幹。我就定斷這個能幹不是禽獸的。因他是無靈之物。全歸於造禽獸的主。鐘表雖巧。聰明不在他身上。全在修鐘表人的明悟裏頭。這鳥會哨。狗會咬。狼會號。驢會叫喚。鴨子會浮水。都不是他們學的。生來就會。看起來鐘表的伶俐不能歸鐘表。該歸匠人。要沒有匠人。鐘表就不能走了。若禽獸不過是一點粗泥。怎麼這塊泥。又會走。又會辦這麼些個事情呢。若不光是泥。其內還有明悟。永沒有聽見過。有人能殼把許多能耐。同一塊肉一齊攙。所以不是人能辦的事。難道這也是偶然有的麼。更不是偶然的事。若我向你說。四書原來是一個不識字的小孩子。要字

條子。不知不覺的。偶然間就擺成了四書。你就必定不信說。四書所包含的文法教訓大有次序。萬不能是偶然逢的事。一個不識字的人。不用說四書。連四句也逢不出來。離不了一個格外聰明人。千萬翰林裏頭也挑不出這麼一個人來。如何能說是偶然的。事呢。禽獸之妙。遠遠超過四書的次序體面。這就算偶然有的麼。別說幾千年。萬萬年也遇不着一個人能造這樣奇妙萬分之一。因此從前的外教人。雖然不認得萬有真原。到底明白萬不能是偶然間有的。他們思想有一位全能之神。充滿世界。禽獸活動。草木生長。都是因那個神在其中。

第六章。人的四體百肢發顯有一個天主。

以前所查考的全是在人以下的物件。人的肉身同他們有相符

之處。但人另外還有明悟。因此明悟。人真是天主的肖像。似乎天主。雖然萬跟不上天主之體。到底能認得自己。又能查考萬物之理。不過是人的能力好處。是有限量的。

一。人的身體。

先查考人的身體。古經記瑪加伯弟兄之母。提醒他們爲主致命說。我不知道你們在我胎中。是怎麼樣成的。果然爲造人的肉身。有這麼大次序。這樣相稱的工程。一點也沒有父母相干。兒女的身量高矮。毛顏黃白黑紅。聰明大小。或小子或女子。都是不由父母的安排。所以匠人不是父母。必該當找那造人的真主宰纔是至理。人身體若太小。比方人若只長一尺高。就必要受飛禽走獸的欺負作踐了。若長的太高也更不好。比方若長堂樓那麼高。沒

有騾馬能穀駝能穀拉。那裏也找不着這麼些材料爲修合式的住處。窮人蓋不起房子。幾家子人。用不了幾天。就把一個地方的東西。全要吃盡。光緒年間宣化府沙城有一個人。叫張大漢子。這人有七尺五高。沒有人顧他做活。誰也嫌他吃的多。因此這人算餓死了。誰把人的身體安排的這麼合式。也不大也不小。若是牲畜的身體於人的身體有這樣相稱。這都是誰的安排。再說飛禽走獸。雖然也長兩條腿的。到底單有人的身子立着。因此人長的更威嚴。超過世上所有的禽獸。不但臉面尊貴。還比飛禽走獸更伶俐。靠他的身量比他們有勁。若細細的比一比野獸的分量。身量合人的身子。就得看他們雖然比人粗。到底沒有一個強壯人力量大。若他們叫人害怕。不過仗着他們牙抓的利害。到底人的

肢體雖然生來沒有這麼利害的兵器。因他手伶俐。自己造的兵器能殺勝不論多麼利害的野獸。把他們套住。用箭射。用鎗打。用網圍。用鈎子鈎。幾丈長的鯨魚。人還打住。頂利害的野獸人也拴住了。況且還能殺養活熟了。隨便同他們玩耍。象讓人騎他。人叫老虎獅子舔他的手。

二。骨筋。

這身體雖然。是用泥捏的。到底有多麼好看。造人的匠人怎麼能殺拿一點卑賤之物。做這樣奇妙之器呢。你看這個身體。肉包裹骨頭。骨頭架這個肉。肉裏頭挨着筋。人的力量全在筋裏頭。筋粗的細的。在骨節裏頭彎的。活動的。又有規矩。又體面。骨頭都是一節一節的截斷的。這骨節彼此對上。如一卯對一穴。那筋彼此連

上。又軟和又堅硬。要正要彎要軟要硬。這都隨便。腦袋算這小國都的朝廷。一切的筋全歸腦袋。各樣的命令都從腦袋出來。這命令不知道跟那裏走。其寔轉眼之間。就到四體盡頭。照光景或慢慢的走。或如暴風流出來。催四體百肢行萬樣的舉動行爲比畫。

三。肉皮。

人的肉身有許多處。被一層嬌嫩的皮子。蓋起他來。爲粧飾肉身。若把肉皮這好看的東西去了。這個肉身就醜陋難看。別處肉皮又硬又厚。爲防備多出力。比方脚底下的皮子。沒有臉面的皮子細。腦袋後頭的比前頭的粗。這個皮子滿是小眼兒。因這小眼兒。肉皮能漏出汗來。不漏血。肉皮不太厚。能透亮。所以臉上加上紅色。到底不太細。恐怕臉面就顯出血來。好比剝了皮似的。這順眼。

的顏色是誰配的。就是出名的畫匠。也畫不了這個樣子。除了是天地大主宰配的。誰能配上來呢。

四。血。

人的身體裏頭有無數小管子。有從心裏運血到身上各處的。有從四體百肢運回來到心中。血用這些個管子週流人身。一天的工夫週身轉三千多遍。血這軟和之水。狠保護人的強壯。如同樹膠保存細油美味。這血澆周身如泉河水澆地一樣。入了肉裏就回原處。沒有出去的時候。精神好看。發紅。回來發黑。但回到肺裏頭。又得原力原色。又照舊週流。

五。腿脚。

你看四體百肢的次序多麼相稱。腿就是長骨頭。一個在一個上

頭對上的。用筋彼此相連。腿像一對明柱子。頂住全體。到底這兩根柱子不是死的。隨便活動。膊楞蓋兒是圓的。髀髖膊的骨頭彎轉的時候。他正保護那個節。各柱子有柱頂。做這柱頂的。全是對一塊兒的小骨頭。雖然是對符在一塊兒連的。能殼隨便按光景。或軟或硬。這柱頂在他的柱子底下能殼轉過來。轉回去。這腳裏頭竟是筋。同小骨頭彼此相連的很緊。隨人所用。要硬他就硬。要軟他就軟。連脚指頭的骨節。指甲全有用。爲探路。爲快些兒走。爲穩住全體。爲挺起身子來。爲彎腰。兩個柱子在上頭合一塊兒定住身體。在腿上頭還有一個截斷。爲叫人坐下安歇。

六。身子。

腿有多長。身子有多高。兩處對。這個身子所包含的都是最要緊

的東西。都在當中間。狠妥當的地方裏頭裝的。故此有兩行肋條。從脊梁骨出來。如樹枝從樹根一樣。這肋條圍住。藏住。護住。這要緊嬌貴之處。這肋條不成全圈兒。是爲叫髒骨肺五臟。或爲吃噓。或爲喘氣。隨便展開。

七。脊梁骨。

人所做的硬活。那一樣也比不上脊梁骨。若這脊梁但有一條骨頭。就太硬。又太肥。人就不能彎腰。造這個架子的匠人。防備了那毛病。脊梁的骨頭是一個一個的串在一塊兒。這些小骨頭比一條大骨頭勁頭大。這一套有時候軟。有時候硬。一會兒的工夫就直起來。或彎起來。隨各人的便。這些骨頭當中間都有一個窟窿。這個窟窿裏頭所流的。就是從腦子裏頭出來的骨髓。流到四肢。

盡頭。

八。骨頭。

骨頭是甚可納罕的東西。他們的本性狠硬。一身體全壞了。骨頭什麼傷也沒有受。他們有無數的眼兒。因這小眼兒骨頭就輕快。其中有一個窟窿。裝養骨頭的骨髓。在頭上有大眼兒。爲的是纏他們一塊兒的筋。能殼入裏頭。再說他們的頭比當中間胖。好比兩個半員似的。因此能殼活動或捲起來。恐怕骨頭彼此磨壞。或磨的疼痛。兩條骨頭相連的地方。另外有一個小口袋油。爲的是在骨頭上抹油。不能磨破。再者小孩子的骨頭狠軟。如同肉似的。就是日子長纔有了骨頭的樣式。因天主這樣的安排。小孩子雖然不住的掉地下。總不見摔腿胳膊。因爲他們的骨頭不堅固。自

然就不能折。

九。心肺五臟。

肋條所圈住的。是狠要緊的肢體。就是人使喚爲喘氣的。消化東西。變造新血。喘氣是人離不得的事情。爲瞭涼血中發出來的臭氣。外頭的氣真養人。我們的肉身用外頭的氣。不斷的變新。

消化也是一件要緊的事。爲叫吃物變成血肉。血就是一樣的水。能入身體各處。離心走的遠。就稠起來成肉。補四體百肢所發洩出來的血。肺像兩塊大海沫似的。不住的抽長。如同兩個風箱。不住的抽氣喘氣。

髀胃裏頭有個化物的津沫。叫人挨餓。告訴人用着吃噓。因髀胃這個癢癢。趕到吃東西的時候。吃的身上格外通快。人外拿頭的

物件裝脾胃裏頭就快活。這個東西到脾胃裏頭。若人看得見。必定毗心。就是吃飽了以後。看吃物就厭煩。脾胃彷彿一個口袋似的。東西到了裏頭。一會兒就煮爛。成了一個軟和的水。這水變成如奶子一樣。這一宗奶子就到心裏頭。在心裏頭就變成血。有了血的形像顏色精神。吃物在脾胃裏頭分兩樣。這兩樣分開。如同羅把麩子分開一般。細的歸心裏。粗的從下部出去。是因爲恐怕安在別的地方。於眼目並口鼻有妨碍。看來這架子修的真奇妙。連在卑賤之處上頭顯出沒有偶然的事情來。反倒原來必有一個匠人修理了他。

人內裏的百體沒有外面的好看。是因爲原來有他不是爲叫人看。況且按規矩該當人嫌他纔好。誰也就不能愛壞別人的身體。

因爲人人嫌他。萬一有人受了傷。別人就好起仁慈的心。人內裏雖然不順肉眼。到底所有的次序巧妙。寔在無話可說的。這發顯兩樣。一樣是人的軟弱。一樣是造物主的巧手。

十。胳膊。

人的身體上頭懸兩隻手。他們彼此狠相稱。胳膊在肩膀拴的。能殼隨便活動。在胳膊肘子。手腕子。都有截斷。爲的是能殼急速或彎。或遶。胳膊的尺寸正合式。短些兒就構不着身上四體。其內滿是筋。爲的是能殼常活動。合腰子一齊做各樣的重活。手就是一堆筋。同短骨頭一塊兒纏住的。又有勁又有巧。能殼隨便把東西摩一摩。或拿住。或扔遠遠的。或拉過來。或推出去。或解開。或在他們上懸掛自己。指頭在手裏頭爲十分奇妙。什麼巧工也能做。指

頭上還有指甲。爲保護肉皮不碰。手胳膊或展開或彎回去。能穩住身子。帮他彎腰不掉底下。四體以外這個架子裏頭。有好比一條鋼絃似的。不論怎麼樣舉動。自己就可以正起來。

有一個老人問從書房回來的孩子說。你們念要理學的是什麼。有一個學生答應說。我們學聖教信德的道理。這老人說。信德的道理全是空言。人單該信所明白的事。孩童答說。若單該信所能明白的事。你就必知道爲什麼你的指頭會動揮。老人回說。我的手指動揮。是因爲我叫他動。孩子又問。若你手指會動揮。是因爲你發的命。爲什麼你不發命。叫你兩個耳朵也動揮呢。那人無話可答。果然人的身體並不是自己按排的。全由造人的天主。

十一。頭。

身上頭有脖子。或軟或硬隨人的意思。願意低着頭。或扭過頭來。脖子就四面能殼隨便轉。如同把脖子的骨頭全折下來了一般。這脖子不太長。因此不難在肩膀上頭頂着頭。萬一人頭太大。就合他的身體不相符。不但不受看。還過於要壓脖子。人走路走的不穩。一低下頭身子就必摔下去。這個頭四面叫頂厚頂硬的骨頭圍住。爲保護裏頭所存的寶貝。脖子骨上的筋。合一身體的。不論何處。都相連。轉眼之間能殼隨便同行。其內有腦子。這材料又濕。又軟。滿眼兒。無非是一團細絲彼此纏繞。這就是更大奇妙之處。腦袋當中十分相稱的地方。有一對小窻戶。爲兩隻眼所用。還有一對爲兩個耳朵。鼻子有一對眼兒。當中一個嘴。這些個窻窟看的。都是照一個十分好看的次序。各有各筋。爲做各自的本

分。鼻子沒有筋。但各樣滋味。從一個透眼兒的骨頭進腦子裏頭。又怕五官裏頭有一官受什麼害。所以天主預備的是雙的。因此半身不隨的人。能殼用一條腿走路。一隻眼看。一隻手拿東西。各官安的地方。又順眼。又方便。安的都在前頭。雖然有在左右安的都歸前頭。胳膊往前轉。腿往前邁步。人辦事都在前面。到底因爲脖子是活的。腦袋連耳目等轉眼的工夫。能殼隨便往後轉。因腦袋後頭難保護。皮子骨頭都厚。另外有頭髮粧飾他保護他。不受冷熱。頭髮也往前垂加臉面的好看。

十二。臉面。

朝前頭的叫臉面。這臉面上頭的大小。及所配的顏色。所對的次序。寔在體面。兩隻眼一般兒大。又在當中。又在頭的兩旁。因這個

安排能殼連遠處。帶左右兩面的東西。都看出來。就容易隄防各宗危險臉。面的好看一多半兒在兩隻眼上頭。

再者眼睛上頭有一對一半大的眼眉。這眼眉又粧飾眼睛。又擋頭上的汗流。眼睛裏頭。眼皮隨便或開。或關。在眼皮上頭還有眼支毛。預備的爲保護這最要緊。最怕受傷的物件。不叫風往裏頭颳土。額門給臉上加威風體面。沒有他臉就顯的太矮。倘若當中沒有鼻子。臉面就顯的扁。若遇見鼻子過短的人。就得知道。沒有鼻子的人有多麼難看。至鼻子靠嘴。這是爲分別養人害人的東西。所以兩鼻子眼有兩樣使用。一樣是爲出氣。一樣是爲聞出各樣的氣味來。再看這嘴。他們的紅色式樣。次序。大小真配着臉面。上下的安排。嘴隨上眼睛的舉動。把心裏的各樣的善惡情形。明

發顯出來。如歡喜憂愁。仁慈。慌亂。全行於外。這嘴不但展開爲接吃物。就是爲說話離不了這嘴。

十三。牙。

一張開嘴就露出兩行牙來。這牙是嘴裏的粧飾。所以沒牙的人。臉面就不好看。說話也說不清楚。牙是小骨頭。照規矩安的。兩嘴巴骨上頭。這兩嘴巴骨裏頭有兩條絃。一個爲張嘴。一個爲合上嘴。沒有這過六個月的小孩子沒有牙。因爲既然不能吃東西。用不着牙。然後慢慢的長起二十個奶牙來。其中沒有大牙。因爲他用不着。這牙軟。所以傷不了他母親的媽媽。殼用爲相幫小孩子學會吃東西。赶到七八歲。孩子什麼東西也可以吃。所以這奶牙不殼堅固。自己就換下來。然後再長三十二個新的。八個門牙。四

個虎牙。二十個大牙。這大牙能殼把東西壓碎。如磨壓麩似的。爲相幫脾胃消化。所磨出來的東西。下去的那個口。合出氣的口不一樣。雖然兩個道都挨着。沒有一樣的本分。

十四。舌頭嚙子。

舌頭不是別的就是。一包狠細筋。舌頭能殼隨便活動。或遠。或彎。或慢。或快。一條蛇似的。他在嘴裏做人指頭探路的時候。做的本分。不是撞牙就是撞上膛。嘴裏還有一條筒子。自上膛起。過脖子裏頭。到心口。這個筒子就是一串小環。在一塊兒串上的。裏面兒有一層狠光的皮子。爲加嚙子的聲音。從肺出來的氣。一碰這一層皮子。嚙子就響。人唱的聲音大小。好聽難聽。全在乎他。上頭的口子上。有一個活嘴。這個嘴好比一個笛嘴似的。滿嚙子或歌唱。

或喚叫。他就滿開。嗓子小的時候。他也就細些兒開。單留一個縫兒。只怕吃的東西打這個筒子下去。上頭一塊活片兒。咽東西的時候滿杜嗓子的筒子。不叫一點吃的打那個筒子過去。這片活塞子。活動的十分快十分細。所以這半開半關的口。能殼出狠軟狠巧的韻調。這個比方足殼爲叫人明白。人的身體裏頭多麼奇妙。奏音樂的傢俱沒有比這個齊全。別的傢俱隨上他了纔對。隨不上他。就不對了。

十五。耳目。

我們的五官。如何能殼把各樣的滋味。全聞出來。誰能講明這個理呢。好些人的聲音。到我耳朵裏頭。這些個聲音。怎麼聽的一點兒也不亂。就是聲音過去了。還記得的狠清楚呢。人的耳朵分三

樣。一是外耳。一是中耳。一是內耳。外耳受外頭的聲音。當中的不過是把聲音轉送內耳。這裏耳朵就分別出聲音來。這內耳上頭。有一個小琴。這個琴包含六千多小絃。這絃都不一般大。一樣的聲音。捶一樣的絃。這個奇妙的琴是誰修的呢。

再說爲什麼造人的天主。給了我們眼睛。又造了一個軟和的眼皮。爲關住他們。反倒沒有關住耳朵呢。一來是因爲黑夜眼目張着。這也無用。一來是因爲眼若不斷的見亮。人就不能睡覺。至論耳朵若關住了。人在黑暗中。難防備害他的人物。再說誰一會兒的工夫。把天地山海印在我的眼裏呢。怎麼天下這麼些個物件。就是有日頭粗。有一條線細。也全全的照在瞳仁這小黑點兒裏頭。如何能擺開了呢。造眼睛的匠人。在裏頭點了不知道什麼火。

世上萬物裏頭沒有一樣像他似的。這眼好比照臉面的鏡子。外頭的各樣的物件。在裏頭照的。又齊全。又清楚。人的眼睛。好比照相匣子。但爲照一次相。費多大的事。用着許多螺絲釘。荷葉。輪子等物。人的眼睛不然。一會兒的工夫能隨便照四外。照相匣子。照的不過是有限一塊地方。人的眼可以把天邊看一半。並沒有他照不上的物色。人的明悟。在那兩個眼裏頭。就能現出來。還有這一樣可納罕的。雖然用兩隻眼。看所看的東西。也不成雙的。仍然還是單的。因爲眼睛的那兩根筋都歸一個的緣故。

十六。腦子。

腦子把一輩子所經過的事情。所遇見的人物。全存在其中。還有比這個更奇妙之事麼。人都納罕怎麼一本書。能彀記載好幾輩

子。好幾朝的事情。但頂明白的書。萬也比不上一個博學人的腦子。這個腦子所記載的比一本書奇妙的多。這麼一點地方裏頭。存各樣的形像。一叫就來。打發回去了。不知道上那裏去藏。別的形象就來替他。人把自己的明悟或開或關。如同開合一本書一樣。隨便把裏頭翻過來。彷彿翻書篇似的。轉眼之間。能殼從這一頭過那一頭。記性裏頭還有目錄。爲告訴我們什麼事情。記載的什麼地方。在腦子裏頭所印出來的這無數的字。人看的十分快。到底若開了一個翰林一個狀元的腦子。一點影也沒有留下。這一個奇妙的書不是別的。就是一點兒軟和的材料。一包狠細的線兒。在一塊兒繞的。是誰在這麼一點兒不受看的泥裏頭。有這麼大的次序。藏了這些奇妙的事情。誰還能說造人的身體。用不着

一個全能天主造他呢。

十七。人的靈魂。

人的身體雖然看着是萬物裏頭第一奇妙。萬比不上他的靈魂。你就是說人沒有靈魂。會思想。會說理。懂得人情的。這塊材料更爲納罕。成了你身體那些個東西。如水。菜。米等。前一百年也不會思想。從那一天就學會了呢。誰的能幹可以把這一塊泥安排搖動這個樣子。也不太多。也不太少。也不太快。也不太慢。誰把一個小孩子的身肉配了這麼對。就是自己慢慢的要開明悟。懂得事情呢。就是肉身以外。離不了再有一體。這體是什麼。這二體不同。這個單會思想。那個單會動。到底他們怎麼合成了一個。肉身看什麼物件。聽什麼聲音。摩什麼東西。靈魂立刻就知道了。靈

魂發命。肉身的四體百肢。當下就起身聽他的命。如其中有一個機器拉他們似的。肉身發命靈魂也聽他。肉身一動。靈魂不由自主。也得或喜歡。或惱恨。肉身所愛或所恨的東西。頂笨的莊家人發命。他的四體百肢也聽他的命。如同念書人的身體一般。他不知道的。他分別不出來的骨筋。用着的時候。他知道上那裏去找他們。拉胡琴的打風琴的。雖然把胡琴練的狠熟了。又拿眼看。還不免有拉錯。打不對的時候。反倒一個粗人的靈魂。不知道肉身裏頭的形像安排力量。到底永沒有使喚錯的時候。沒有明悟的物件。立刻就聽他的命。那裏有比這個可納罕之奇妙呢。活百八十年。多咱誰也不離誰。誰把他們細一塊兒。是他們彼此商量的夥過麼。這是不能的事。一來。一塊肉如何能立一個合同。二來。靈

魂不記得多。咱立過這樣的合同。別說是靈魂忘了。你說忘了。怎麼白日黑夜永不忘。隨着肉情。就是想離開。除非尋死。離不開他。你說我的靈魂不過是一堆肉。我就要問怎麼這塊肉會說理。會思想呢。比方牛羊等看一輛車。萬不會思想。這個車必是鐵匠打的。人的肉身原來不會思想。若現在會了。是跟誰學的呢。誰教給他。何必多說。這足殼爲叫我們看明。人的靈魂肉身。這十分奇妙之功。萬萬不能是自己有的。或是偶然有的。離不了一個全能的天主造他。

第七章。世界的次序不是偶然間碰的。

問世上所有的次序規則。不能是日子長偶然碰的麼。答這是萬萬不能殼的事。你拿骰子掉猴。你能殼用三個骰子。一連技出

二十次十八麼。不用說二十次。連一次你也不敢保。世界從好幾千年。人永沒有理會他有改變的時候。年年莊稼照樣生長。天天日頭到時候就上來。怎麼能是偶然間碰的呢。你打發一個瞎子。上印書房裝一口袋活字。然後倒出來。請你查。倒出來的這口袋字。自己安排的。是殼一本書。是殼一句話。這樣擺一輩子。也擺不出三字經來。怎麼能擺世界上無數的奇妙呢。囧這一本三字經不能殼偶然間擺出來麼。囧能殼是能殼。不過是費一點事。第一該有造字的材料。如木頭。或鉛鋼。第二該當把那個材料。或刻。或倒模子。成了字兒的樣式。第三要把那些個字都放一處。若散開了。必然不能成話。第四離不了一個人手。倒出那些個字來。第五若初次碰的不成話。還得人重倒。第六萬一碰着了一句半

句。還得有人把這一句記上本。等着往下那一句來碰他。就是用着萬年。還該有人記這一句。在那裏記。是怎麼樣記。那就不知道了。比方爲人的身體。得了這一隻眼。該等着幾千年碰出一個腦袋。或一條腿。碰的不差什麼。就對一塊兒。誰要對一塊兒。還得要用幾萬年的工夫。這是不能定準的事情。既然不要天主。沒有別的法子。但有一樣。所用着的。這偶然間的瞎碰。不在天主以下。若不然辦不了這些事。合天主的名字雖不一樣。到底聰明能幹合天主一般大。說來說去還是離不了天主。

耶穌降生前。羅瑪城有一個大口才人。名叫基載羅。這人雖然是外教的。在他寫的書上說。你查考一所房子。雖然眼未見過監工的匠人。你敢思想這一所房子。不是耗子。就是黃鼠狼子蓋的麼。

一看日月星辰。大海大地等物。發顯出來的萬類的美好體面次序。你敢說這都是偶然間有的麼。

聖俄我畧也說。若你在外頭聽屋裏有一個很好聽的音樂。但音樂的傢俱被門簾隱藏。難道你就思想這是碰的。並沒有人動那個傢俱。胡琴的絃是自己緊緊的。躺在這塊木頭上來的。連匣子的板也是一塊一塊的自己釘的。自己在這裏留一個窟窿。在那裏留一個縫。自己安的上下大小不同。雖然聽的拉的十分對。韻調寔在順耳。你便說引子動絃沒有什麼可納罕的。無非是風吹的麼。沒有一個明白人敢疑惑。這簾子後有個人動那個傢俱。這傢俱是手藝人修的。

若進朋友家。裏看牆上掛的光緒二十六年。洋兵進城的畫。這一

面兒看洋兵高興。大胆的放砲。放鎗。打義和拳。那一面兒官兵失了望。嚇的把兵器也扔了。連朝廷也不管了。只顧得跑。上頭畫的前門冒烟。底下人血流如水。顏色對的如同原來的光景一樣。你一看這像。你就敢說這也不是畫的。是一個丫頭拿毛担掃蛛蛛網。忽然間就成了這個畫兒。顏色也都自己來了。毛担底下自己就變成了狠好看的像麼。前二百多年德國有一個出名的博學人。名叫基肋色。這人懂透天文的事情。有一天爲勸一個相好的明白有個天主。把一個小地球放在棹子上。他的朋友一進屋子。就問這小地球是他的不是。基肋色答應說。這地球不是我的。且是沒有主的。所以一準是他自己偶然來到這裏。客人說。這是沒有的事。基肋色又說是偶然。他朋友臉上就顯出不喜歡的樣子。

來。那時基肋色對他說。你不信。況且依你看。一個明白人萬不能信這個小地球是自有的。是偶然間到這個地方。到底你怎麼能信天和幾百萬的星星。是個反覆不定的。偶然間造的。安排的呢。那個人就沒有話可答了。

再說一個比方。若你在一個曠野。人沒有到之處。走路碰着一個體面。砑白玉像。你必要說。這個地方從前有人住。是沒有一點疑惑。這像是一個能耐人的工程。他安排的上下四體的大小全相對。同共現出來的美貌威嚴。如同活人的一般。萬一有一個人向你答應說。這個像並不是石匠造的。別看刻的真體面。真按規矩。臉面彷彿一個活人的臉面似的。嘴好比要說話一樣。其實不過是偶然間成的這個樣子。遠處有一座出砑白玉的山。因雨下的

連風颳的。有一塊石頭被風雨刨出來。然後因有一天颳一場暴風。颳起他來。安在這個座上頭。這座也是自己預備下的。你聽這個話就信麼。是萬不能殼的事情。法國孟丕宋西十來里地。有一座小山。名叫類斯第十六的山。人起了這個名字。是因為從遠處看這座小山。真彷彿法王類斯第十六的臉面似的。鼻子額門很像這國王。到底這並不是人造的。是風雨日久磨的石頭。偶然成了這宗像。但有一樣。一到跟前就不是類斯王的像了。無非是兩塊粗石頭。彼此相離有好幾十步。不過是從東面兒遠遠的看。有這麼一點彷彿就是了。這就是偶然間有的像。絲毫也比不得以前說的那個研白玉像。因為頭一個是個匠人做的。這一個是偶然有的。

從此看起來。這個世界是偶然間有的。真是萬不能有的事情。爲畫一個像。爲磨一塊石頭成像。離不了個匠人。到底誰不知地裏長的花。一個小孩子的眼睛。比不拘多好看的像還體面。這不發顯出來。有一個大能幹的匠人。掌管天地萬物麼。

圖照許多人說。掌管天地的事。就是個無靈無命的運氣。或不過是外教人常罵的沒有眼的老天爺。到底怎麼樣呢。圖天主必定是有明悟。難道會造耳朵的。自己聽不見。會造眼睛的。自己看着不着。會造至大無比之體。並人眼看不出來的微小之物。又會叫草木山水飛禽走獸。都彼此相連。這是沒有明悟者做的事麼。世上有聰明的人。不能有聰明的天主麼。人有聰明是跟誰要的。來教給人思想的那一位師傅。他自己不會思想。自己沒有聰明。自

已沒有能幹。還能給人麼。爲講天文總得一個聰明人。爲造日月星辰。一個沒有眼的神就穀了麼。看來造天地神人萬物的天主。是大能大靈。萬萬美善的純神。

聞人人都說。世界奇妙的安排。發顯天主。我看有許多的事情安排的不合正理。比方若樣樣的事情。是一個全善的天主安排的。爲什麼天主造長虫臭虫野獸。叫起風波。人受疾貧死亡。這些害人的事情。都有什麼用呢。醫雖然不敢說。全明白天主的奇妙。到底也可以明白。野獸加增世上一層的好看。風波把臭氣散開。天主用疾貧死亡。罰人違背他的誠命的罪過。本來暫時我們不能全明白天主的意思。因天主造萬物。沒有同人先作商議。所以我們不過像一個小孩子。進到機器廠。若問他這都有什麼用處。

他必答應說。沒有用處。又吃不得。又玩不得。到底他雖懂不透。各樣機器的用處。他明白造他們。管他們的必是個聰明的人。我們也是如此。看天下的萬萬的奇妙。就足鼓動我們的心。開我的明悟。領我們認識天主。

一個鄉下人。夏天走路。理會西瓜又粗又沉。結西瓜的蔓子又小又細。就向自己說。造物主這樣安排的不合理。依我看。不如把這個西瓜懸這個高樹上頭。纔合式。大樹結大菓子。小樹結小菓子。纔合規矩。說完了就在樹的蔭涼躺着歇一歇。正睡矚的時候。從樹上掉下個橡椀子。傷了他的臉。他就起來說。噯呀。鼻子流血。恰好不過是掉下了橡椀子。若掉了一個西瓜。必要傷性命。還是天主安排的合式。如今我就明白了。回去一半走路一半讚美造物

主的明智。我們指摘世界的次序。也不過是像這糊塗人。褒貶天主造萬物的聰明。也是從我們懂不透天主造世界的緣故來的。

第八章。有個天主是普世萬民所信之理。

閻人憑良心能知道一定有個天主否。 罔一定能毀人的良心。就不住告訴我們有個天主。不用人教。自己就知道該行善避惡。孝敬父母。感謝恩人。辦污穢的事。就必要躲人。害了人的性命。雖沒有人看見。心裏難受。臉上害臊。這也不只一個人。普天下文明國。野人國。博學人。沒有念過書的人。全全是這樣。誰囑咐人的良心這些個事。良心內所立的規矩。是誰立的呢。既然有這些規矩。必是有立規矩的主子。不論甚麼樣的規矩。沒有自立的。若沒有自立的規矩。必是造人良心的天主立的。既然有王法。必有個皇

上。既有菓子。必有菓子樹。既有兒女。必有父母。若沒有父母。也就不能有兒女。若沒有樹。也就沒有菓子。若沒有皇上。不能有王法。若沒有天主。也萬不能有良心之拘束。

再說。雖然人平常不理會。無非是不細細查考自己。到底不論是誰。不由己的。心裏常有求天主。靠天主的時候。比如被人欺負。就要求天主伸他的冤。打雷打閃。就要仰望天求天主的保佑。前二百多年。法國有一個有名的念書人。名叫臥肋乃。不信天主。不信天堂地獄。有一次上美國去。路上不住同坐船的人。說不信天主的話。忽然間海裏起了很大的風波。坐船的人都念經。求天主的保護。臥肋乃急忙的借一個當兵的念珠也念經。有人問他。既然不信天主。爲何念經。臥肋乃答應說。在屋裏平平安安的胡說容

易。在風波當中。倒難保心不慌。看來素常不信天主的人。無非是背良心。危險來了。自然而就信有一個天主。既然人人如此。這不是有天主的憑據麼。除了造人心的天主。誰把這句話印在人心呢。

問到處都有信天主的人沒有。答普天下各國。那裏也信有個全能。全知。全善之純神。掌管天地。神人。萬物。一個人能錯。人人都能錯麼。問到底有不信神的人沒有。答要按良心說。除了飛禽走獸。沒有不信神的。普天下各國。就是頂野的人。沒有一個不敬神。到處不是蓋堂。就是修廟。不是給神燒香。就是給他祭獻牛羊。抱怨天主不公的人。更信有天主。別看平常嘴裏說不信神的人。趕到打雷害病。難保性命的時候。只許愿。不是求天主。就是求

老天爺。俗語常說。閒時不燒香。急了抱佛脚。前六十年有人說某國某處的人不信神。日後有人去查考是否。誰想他們同別處無異。不過是他們行的禮。和別處的不同。這也不是新近的事。古時候也是這樣。可以隨便把中國的古今書全查明。自盤古氏直到如今。那一朝也是敬神。就是人還不會盡房子。單住山洞的時候。那時人也敬神。他們所留下墳墓等。都帶着敬神的許多憑據。這也不光出於外洋。到白黑紅黃各色之人。那裏也是靠一個賞善罰惡之神。別管他們用什麼稱呼。總是沒有不信神的。圖爲什麼。普天下各國一口同音。全信有天主。圖因爲這是明而又明的事。比方沒有見人說。日頭從南邊上來。也沒有人說。二加二爲五。因爲不論是誰。都可以看出來。日頭是從東方上來。或二加二

爲四。爲天主的理也是一樣。那裏也沒有人能殼思想天地沒有一個主子。圖爲什麼人人不能上當。誰保他們無錯呢。圖一兩人能錯。世世代代的人全錯。這是不能殼的事。圖你說人人不能都錯。到底誰不知從前。那裏的人也想。天天不是地轉。全想是日頭轉。爲天主不是一樣麼。圖不一樣。地轉的規矩。這不是人能殼立刻看出來。離不了學天文。所以怪不得從前都摸不清。是日頭轉是地轉。爲知道國家離不了主子。家中離不了家長。天下頭一個老寔人。不在一個狀元以下。誰也能明白這個理。用不了學天文。或進場。再說學天文的人找着了地轉的準憑據。人纔信了。難道有個博學人找着了沒有天主的準憑據麼。若果然找着了。爲什麼不叫別人知道呢。這到沒有別的緣故。只因爲博學

人裏頭是敬神的多。一千八百五十七年。在巴黎京城死了一個翰林。名叫閣熙。有一天這明白人說。我跟隨從前的諸位博學人信服耶穌。況且我同他們一多半子信服天主教。倘若有人問我是因爲什麼緣故。我有理可說。我說出來了。誰也就可以知道我的信德。並不是跟父母學的。是我自己細細查出來的。

圖我看人人信天主的緣故。是因人的口傳。父母傳給兒女。師傅傳給徒弟。一個傳一個越傳越錯。圖難道假若沒有人傳開中國皇上的名字。能免百姓早晚知道麼。這是隱藏不住的事。沒有人口傳有個天主。人自己也能猜出來。聖經上記載的說。你問走獸。走獸必教訓你。問空中的飛鳥。飛鳥必指給你。向他說話。也必給你回話。連海中的魚鱉。都必向你說。這一切誰不知都是天主

親手所造。大聖奧斯定說的合聖經的話相符。我問了萬物。萬物全全的答應我說。天主造的我們。

有一天拉瑪樂定法國詩人。問一個石匠說。你也沒有念過書。小的時候也沒有聽過講道理。講天主的書。你又不能看。怎麼知道有個天主呢。石匠回說。是我母親告訴我的。就是沒有聽我母親說。爲看出有天主來不必識字。我不知道別人是怎麼樣。爲我不必看一個日頭。就是見了一個螞蟻。或一個樹葉子。或一個小石頭子兒。我就要問他。是誰造的你。拉瑪樂定說。你就必答應是天主。石匠說。自然。因自己怎麼能造自己。沒有他們的時候。如何能造化呢。這個理誰不能懂呢。又一千八百八十九年。美國死了一個婦人。名叫裴知滿。聖名老哈。這個人從小的時候又聾。又啞。又

瞎。有一個先生教給他寫字。總未提過天主的話。有一天他寫字就問他的師傅說。做飯。縫衣裳。都是女人的工作。打椅子板橙。蓋房。都是男人的活計。但連男帶女的都做不了一個日頭。也不能教颶風下雨。長莊稼。所以在人之上必有個真神。從此看來。人信天主。並不是仗着古人的口傳。全憑的是理。

問爲什麼多少人不明白有個真神呢。答因爲這費一點事。比方你進家看見你家裏的人。你就知道屋裏有誰。我沒有去過你家裡頭。不過是從外頭看你房上烟筒冒烟。我纔知道你家裡必定有人。若家裡沒有人。鷄狗貓鴨。萬不能生火做飯。所以不論多少。我也比你費一點明悟。如今爲明白天堂裏頭有個掌管天地的真神。也不是肉眼箭直的能看見的事。更費明悟。故此怪不得。

許多人。不願意操那個心。再說世上的人。多有因過餘專務過日子。求名得利。就顧不得思想天地的本主。好比一個人有一件要緊的事情在心上。更怕就悞了。白天吃不上飯。黑夜睡不着覺。然後若問他辦這件事的屋子有多高。屋裏擺的什麼畫。貼的什麼對子。他必要答應說。我都沒有理會。那時我的心不在那個上頭。世俗把人昏迷了。故此雖然萬物都帶天主的印象。世人顧不得查考。他們看地球如同看屋裏的地板。看日頭也不過如同夜裏點的燈一般。常聽人說。只顧得現在。誰還管後來呢。這是多少人疑惑有個天主的緣故。

問爲什麼有人嘴裏說不信神。答人不辦好事。就恨不得沒有一個神。自己覺着積善有善報。積惡有惡報。前一百年法國有一個

翰林。名叫陪凱。臨死的時候明說。我從前不信天主。無非是因爲我心壞。惡人不信天主都是這個緣故。他們怕有一個賞善罰惡的天主。恨不得沒有天主纔放心。纔隨便。隨着私慾。欺負人。不受拘束。因此想法子瞞哄自己。說沒有天主。誰見過天主等語。有相反天主的書。他就愛看。聽相反天主的話。他就肯聽。有相反天主的人。就同他交接來往。慢慢的就把良心硬了。不信有天主。到底雖然在人跟前裝大膽子。究其寔永遠不能放心。圖不信神的人有個憑據沒有。圖一點憑據也拿不出來。前一百多年瑞士國有一個狠有名的做書人。只相反天主教。他的名叫胡叟。有一個無信德的朋友給他寫信。歡喜着說。我思想出來了一個沒有天主一定的真憑據。胡叟只答應這句話說。我管保你的憑據不

是一定的。新近又有一個外國人名叫肋當代克。做了一本。單爲証寔。天主是不可信的虛傳。在此本書裏頭。不知不覺的說出良心話來說。沒有天主。這是沒有準証據的事情。連我也看透了。所以我不信天主的真緣故。也無非是因爲我不信。就罷了。沒有別的正經的憑據。

第九章。不信天主之理。大大的敗壞風俗。

問。不信天主有害處沒有。 答。有大害處。因此我說這個理不正。 問。不信天主有什麼大害處呢。 答。人不信天主。如同沒了王法似的。他們必定要思想。若沒有天主。何必行善呢。安分守己。這都是枉費的事。當下吃嗑嫖賭。強盜殺害。爲自己肉情是有益的事。反倒壓伏肉情。就算白白的苦自己。因爲若沒有天主。善也就

沒有善報。惡也就沒有惡報。行善無功。行惡無罪。何必行善呢。

這話說的有一點過餘。就是沒有天主。人還有個良心。你不聽天主的命。還該聽良心。爲什麼我有本分聽良心。這良心代什麼權柄。代的是誰的權柄。若沒有權柄。或不知道代誰的權柄。我不能聽他。若官員出命令。又不代皇上之上諭文書。又不用紅筆畫押蓋印。自然沒有本分聽他的命令。若良心不替天主發命。誰還要聽他呢。看來若不信有天主。良心就成了一句空言了。就是沒有管我的權柄。也是枉然。既然我知道沒有天主。行善行惡都沒有分別。行善也不甜。行惡也不苦。良心囑咐我。別找自在。別叫人吃虧。我就必要問他說。你後來要拿什麼報答我呢。良心只能答應說。我沒有可報你的。我聽了這個話。簡直的要說。既然如此。

我不白遵你的命。 隨良心說不得沒有報答。就是在世上善惡早晚都有報。 這是有的事。到底這個賞報來的太遲。世上的公道所住的公館。合官員住的衙門無異。有理沒錢別進來。世上到處是人善被人欺。馬善被人騎。所以萬不彀爲報我們的功勞。一個忠臣或一個勇兵。爲保護自己的皇上。或本國的百姓太平。捨生致命。他們在世上得了什麼賞報呢。一個仁愛會的修女。爲伺候有瘟疫的人。或得癘亂的人。自己染瘟疫而死。這個修女得了什麼賞報。不算白死了麼。一千六百四十六年間。阿肋熱城。有一個富貴的回回。不斷的誘惑他手下一個年輕的奴才。辦污穢之事。這個奴才原來是個教友。被回回搶去的。寧死不敢得罪天主。有一次因退他主人的誘惑。傷了他主人的臉。這個惡人恨

他的奴才不隨他的意思。當時就去衙門。告他的奴才懷殺本主之心。有傷爲憑。官就照回回的王法。給這個教友定了死罪。用火把他燒死了。有罪的沒有受一點兒罰。沒有罪的倒受的大害。看來世上善惡沒有準報。若再沒有天主爲報人的善惡。光良心自己萬也壓伏不住人的私慾。這是明而又明之理。

問難道信天主的人都是善人麼。我看奉教的人裏頭。惡人更惡。所以人行善避惡不在乎信天主否。答不善之教友學壞。並不是因爲信天主。正是因爲不信天主。離開天主了。若他們仍然怕得罪天主。萬也不敢離開正道。雖有吃葯不見效的人。這不能証出來。吃葯合不吃葯是一樣。問以我看。不信天主的人立功修德。不在恭敬天主的人以下。答不敬神的人裏頭有善人。雖然

是能穀的事。到底不是一定的事。你試一試。把你地契銀錢寄放在他們手裏。不久就知道了。一千八百七十一年法國有一位議員。在未撒列城裏賃房子。先交了三個月的房錢。房東問他說。閣下要收條否。官回答說。不必。僭們信天主的人。用收條做什麼。房東說。老爺還信天主麼。他答應說。我信天主。難道你不信麼。房東回說。我不信了。官就說。倘若你不信天主。你快給我寫一個收條罷。再說不信天主的人裏頭就是有善人。總趕不上奉教人。比方他們的德行萬也不能像聖保林諾。爲救人把自己賣了做奴才。或聖味增爵替一個犯人坐獄。或如同達冕神父。爲救奧洲的長癩的跟他們同住。又看了他們的病。至死沒有離開他們。或像那個婦人。把親兒子的兇手。藏在自已家裏。相帮他逃跑。難道說不

信神的善人。也有做這那樣的事情麼。圖這麼一說信神的人沒有惡人。罔果然這是不能免的。人在世不能像天神。只信天主的人雖惡。比不信神的人強。天地不信神的人辦事。爲衆人大大的沒有好處。不能立國。無非是能害百姓。敗壞好風俗。爲什麼緣故呢。是因爲不信神的理不對。真理不能害人。害人的不是真理。耶穌也說過。好樹不能結歹菓子。結歹菓子不是好樹。

第十章。天主顯現於人。

一。古教。

圖雖然以上說的話。全在情理。到底爲什麼。天主永遠不顯現於人。俗語常說。耳聽不如眼見。罔按當世的光景。我們不能看見天主。因爲天主是無形無像的純神。我們單單的能看有顏色之

物。不用說神體。就是風。我們的眼也看不出來。因為風也沒顏色。固雖然我們現在難見天主的體。到底天主不能用別的法子。叫人知道。神人之上。一定有一個大主宰。天主總不同世人來往麼。固天主不住的同世人來往。自古以來。天主沒有不交人的時候。就是不能全說。少說兩個比方。

天主造完了我們的原祖父母。同他們說。你們後來。生養加倍的多。是要佔徧普地。這大地都屬你們管。並要管轄海裏的魚。空空的鳥。合世上各樣的活物。普世結子的菜蔬。和一切樹上所結有核的菓子。我全賞於你們。

赶到天主發洪水的時候。天主就同諾哀聖人說。世界敗壞了。萬民必要叫我消滅。你造一隻方船。我要同你立和約。你同你的妻

子。兒子。兒婦。都要進船裡去。

前四千來年。天主顯於聖祖亞郎巴說。你離開本地。親戚。父母。家鄉。往我所指示的地方去。我必叫你成爲大族。要降福你。叫你大有聲名。天下萬民。將來都因你得降福。你仰看天。數一數星星。是不能數得過來的。你的子孫。也是這樣的多。日後亞巴郎的後代。真成了一大族。後又受厄日多國人的欺負。天主在曠野荆棘裏頭。顯現於梅瑟聖人。梅瑟見荆棘被火燒。荆棘卻不能燒成灰。他說。我要往前去。看這奇怪的事。荆棘爲什麼只燒不成灰呢。天主見梅瑟往前來看。就從荆棘裏叫他說。梅瑟。梅瑟。不要進前來。當脫了你的鞋。因爲你站立的地方是聖地。主又說。我的民受的困苦。我已經看見了。我要救他們。你來。我要派你去見法勞皇上。准

你領我的民。出厄日多國。梅瑟說。若是他們問我說。打發你到我們這裏來的是誰。我該怎麼答應他們呢。天主說。我是自有的。對他們說。自有的天主。派我到你們這裡來。梅瑟聖人把依辣額爾民。從厄日多國。領到曠野。到了西乃山上。天主就在西乃山上。把十誡交給梅瑟。做天下萬民行善避惡的規矩。說。我是主宰你的天主。不許你再敬別的神了。梅瑟在山。領天主的教訓。正四十天的工夫。回來的時候。臉面大改變了。臉上發光如太陽一般。誰也不能看他了。從此以後。聖人同人來往的時候。就用布蒙住臉。這都是天主同古教的人來往。若天主同人來往。必定有個天主。

二。新教。

圖天主只同古教時候的人來往。不管現在的人麼。 圖天主照

管新教的人更親熱。前一千九百多年。差了他獨一無二的聖子。來世上。教訓我們恭敬天主。升天堂的真路。爲明証他是自天主打發來的。在衆人前作無數的妙奇。一命就叫瞎子看見。聾子聽見。啞吧說話。並死人復活。自己死後第三天復活。有一天耶穌帶着伯多祿。雅各伯。若望。領他們上高山祈禱。在他們面前變了容貌。他的臉面。與平常不同。發光如日頭。衣服明亮如白雪。三個宗徒。又看見合耶穌站立的兩個人。就是梅瑟。厄利亞。二古聖人。忽然有一個光亮的雲彩遮住他們。從雲彩裡出來聲音說。這是我親愛的聖子。你們應當聽他的。天主打發自己的聖子。來世上教訓救贖我們。在我們跟前做這些奇妙的事。這不是天主。同現在的人來往麼。

三。聖迹。

閻耶穌升天之後。天主沒有同人來往麼。醫不住的有。若要說盡。一輩子也說不完。但要挑兩三個比方。就可知道。現在還有個天主照管世人。

一千零七年間。玻羅厄亞國王。雖然奉教。大大不按聖教的規矩。因此達尼老主教。去勸他改過。從此以後國王恨他。想法子害他。前幾年主教買過一塊地。價錢也給過了。契也稅出來了。賣主死了三年後。惡王挑唆他的親戚。告主教霸佔他們的產業。把中人嚇唬不敢說寔話。所以赶到在皇上跟前過堂。沒有一個人敢相幫主教一句。話皇上就要完案。定主教之罪。主教心向天主求依靠。忽然求三天限日。許了過三天。領賣主到案。皇上准了。這三天

的工夫。主教只念經守齋。第三天做完了彌撒。就上坎地叫人刨出那賣主來。然後用權杖動那死屍說。因天主聖三之名。命你起來。死人聽命起來。就跟着主教去過堂。皇上同無數之人在那裡等着主教。主教進去就說。這是賣主。他復活了。爲到你們跟前當証見。請諸位問他。地價是交了沒有。皇上與文武官及那原告一看這個死人。全怕的了不得。誰也不敢問他。這復活的人自己就說明了。主教早已把地價交清了。後來說那兩個中人。不按理說話。然後又罵他的姪子們不公平。敢誣告一位主教。又勸他們補贖這重大的罪。說完了就回坎地而死。這個大聖跡。不發明有一個賞善罰惡。無所不能的天主麼。

一千八百五十八年間二月中。法國露德村聖母顯現於一個十

幾歲的女子有十數次。有一天在衆人前。聖母命他在山坡。拿指甲挖一個小坑。立刻從此小坑流出一個活水泉來。現在天下到處的人。不住的上露德村。就是光緒三十四年上。這一年裡頭。赴露德拜聖母的人。共有一百三十萬。其中有紅衣主教四位。總主教三十八位。主教一百二十五位。彌撒有九萬四千五百台。領聖體者有一百六萬六千。進聖泉洗病者十三萬一千二百六十二名。其中一百四十六人蒙恩得痊者。在露德村常顯聖跡。但要挑一個做証見。就穀了。

一千八百九十七年九月初八日。有兩個女教友上露德。求聖母轉求天主。叫他們的病好了。一個叫歌代。一個叫染。管兩個人的路費。全是染一人的。因爲歌代不富足。他們在大街病牀上躺着。

趕神父捧聖體走到歌代跟前。他就默然求說。我的天主。若我們二人中。單要治一個。求你別教我好了。叫染的病得好。當時染在衆人前。離開自己的床。就起來了。轉眼之間。數年之勞症全好了。若沒有天主。若天是空的。誰聽那個病人的祈求。誰叫這個人好了呢。

說輕慢天主的話被罰。也明証有天主。一千八百四十九年間。法國北邊離岡府不遠。某村主日下。正做彌撒的時候。有一個人。在酒館。同一個朋友坐着。忽然間聽堂打鐘。就說起許多辱凌天主。聖教會的話來了。開酒館的人。勸他少說這些話。他偏要說。說的更有勁。就拿起杯來站起來說。假如有個天主。叫他來擋我嗑這杯酒罷。說完這話。就跌下去了。酒也沒有顧得嗑。人立刻就死了。

從此看到底有個天主沒有呢。

一千九百零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。義國美西內城的惡人。商議
拿定主意。在本城滅天主教。有一天他們在報上凌辱耶穌說。微
小的孩童。真天主真人。你答應我們罷。若不是你不是虛的。你叫地
動。把我們壓死罷。赶到第二天。果然地動了。美西內等處算滅了。
一會的工夫死了二十萬人。有三十六萬受傷的。兩千嚇瘋了的。
五萬有病的。誰再敢說沒有個天主。當年有法國海軍尙書。名叫
白肋當。在報上譏笑這個事說。爲什麼天主在意國這樣罰惡人。
我們倒不受罰呢。過六個月法國地也動了。可巧地動的地方正
是白肋當的原處。聖保祿說的真對。天主不受人的嗤笑。何必多
說。這些個故事不是明明的發顯出來。天地有個大主宰掌管麼。

四。真福若翰納的大聖跡。

一千四百九十九年上。法國皇上。加祿第六位。因受驚瘋了。皇后就把法國賣給英國人。至法國小皇上加祿第七位。又沒有人扶持。又沒處歛錢。正預備逃往外國。天主就打發一個女兒救他。

法國東邊動黑迷村。一個姑娘。名叫若翰納。不識字。單會天主經聖母經。信經。這女兒很熱心。從十三歲到十七上。聖彌厄爾。聖女加大利納。聖女瑪爾加利大。常顯現於他。爲預備他辦天主的事。趕若翰納到十七歲上。聖彌厄爾顯現同聖女命他。去求本處的營官。給他兵丁。護送他到皇上那裡去。這營官頭一次見他。把他送回去。囑咐家裏的人。重重的罰他。第二次若翰納告訴營官。二月十二法國兵在奧良地面打了敗仗。過十一天果然來了信。

合若翰納說的話相對。營官纔知道若翰納寔在是天主打發來的人。就派六個馬兵護送他見皇上去。若翰納走到皇上那裏用了十一天的工夫。徧地竟是敵人。不是賊匪。就是英兵。到底那裡也沒有碰見他們。就是第十一天。有一隊馬兵擋住他過去。但若翰納說。僭們往前走罷。世上沒有人擋我們。果然他們七個人。隨便過去了。馬隊也沒有敢動手。明明發顯有天主的保護。到了皇上那裏。皇上不願召見他。若翰納總是要見皇上。說我必要告訴他。我來這裡是有天主的命。在許多人中。我必要認識他。過好些日子。皇上纔准召見若翰納。大廳裡頭有三百文武官員。雖然若翰納總沒有見過皇上。而皇上故意的穿平常衣服。在文武官中隱瞞自己。若翰納一直到他跟前。給他磕頭。皇上推辭說。我不是

皇上。他答應說。我依天主的指示。知道皇上就是你。不是別人。然後背地裡告訴皇上說。頭年十一月初一日。在朝廷小堂裡頭。一個人念經的時候。所求的恩典。皇上一聽這話甚納罕。因為總沒有把這件事告訴別人。除非天主默啟。誰也不能知道。大小官員都不信這小女兒的話。合他要一個靈跡當憑據。若翰納答應說。你們領我到奧良城。到那裡你們必見着聖跡。皇上就准他領兵護送奧良城的糧草。若翰納先要一把寶劍。這寶劍上該有五個小十字。他告訴人說。這把寶劍在某村聖女加大利納祭台後頭埋着的。立刻打發人去刨。果然刨出一把帶五個十字的寶劍來。英國不能硬佔奧良城。圍困七個月的工夫。城內沒有一點吃的了。英國兵又四面八方。修的砲台營盤挖上濠溝。若翰納到了。先

在頭裡用手拿着旗子。靠着英國營盤走來。神父們在後頭跟着。唱伏求聖神降臨。末後有一萬來兵跟着。英國人雖然又多又在暗處。却沒有敢動。也沒敢出來。也沒敢放鎗。並沒敢攔阻。法國兵一直進了奧良城內。若不是天主自己破他們的膽子。可是誰呢。這是人不能懂的事情。當天若翰納在床上歇了一歇。雖沒人告訴。他自己立刻就起來。上了馬。拿着自己的旗子。出城打仗。那時法國兵。只往後退。單看着若翰納的旗子。又往前攻。搶了一個營盤。放火就回來了。

初六。若翰納領兵出城。搶了一個營盤。至英國人來的甚多。法國人都嚇跑了。連若翰納不由得。也跟他们往後退。過不大的工夫。若翰納回去。又攻敵人。那時不知爲什麼緣故。英國人就都亂跑。

起來了。法國兵就搶了那個營盤。燒了英國的糧台。看來這個勝仗就是若翰納一人得的。又告訴他的人說。明天我要受傷。到底剩下的那個營盤。我們必要搶了的。

第二天。初七。法國將軍彼此商量。拿定主意說。萬不可攻英國的營盤。因為法國兵馬不足。忽然若翰納來到說。你們做你們的商議。我也做了我的商議。我的商議是天主的。所以必要應驗。反倒叫你們的商議成不了事。若翰納五更起來。望彌撒領聖體。法國將軍把守城門。攔住若翰納。帶兵出去打英國人。若翰納到城門前說。你們愛准不准。這兵必定要出去。果然兵全出去了。連將軍也跟着出去打仗。

兩邊打起來了。若翰納在頭裡。臉面很喜歡。給兵長膽子。打了正

七點鐘的工夫。法兵就漸漸的退。若翰納一人走到營盤牆根底下。靠着梯子。正要上去。忽然中一隻箭。若翰納看血流出來。也就哭了。幸有人把箭拔出來。給他洗了傷。法國兵將看天不早了。要回城裡頭。若翰納知道了。就攔住說。因我的天主。不久必要叫你們進英國營盤。是不可疑惑的。自己拿着旗子。重新跑着攻英國兵。說。你們看我的旗子。多咱到了他們的營牆。就往前攻。因爲都成了你們的了。法國兵一看若翰納的旗子到了營牆。立刻就覺着有格外的胆力。一直往前攻。上了英國營盤牆。如上平常樓梯一樣。那英兵一看若翰納的旗子害了怕。把營盤撇棄了。就跑了。他們跑着正過河。河上的橋忽然塌了。有三四百人都掉河裡淹死。若翰納頭天說的話。全應驗了。

第二天初八。英國兵不敢圍住奧良城全退了。因爲是主日。若翰納不准追趕他們。在衆兵前搭了一個祭台。爲叫他們都望彌撒。六月十一日。若翰納出奧良城。要搶英國四外佔的城池。先到熱合柔城。因在那裡英國兵太多。城牆太高。濠溝很深。法國將軍背地裡商量回去。若翰納說。不要害怕。你們大膽的攻罷。就是有天主領着我們。若我不知道。一定是天主領着我。我還能找這大的危險。我不更願意放羊麼。英國兵從城裡出來。打法國人。把隊伍趕跑了。若翰納就拿着旗子。把兵領回來打英國人。又佔了城外東西南北關。第二天攻城的時候。若翰納告訴一位公爺。躲開一兩步。不然要死。公爺聽命躲開。替公爺的一個武官。果然被砲子打死。法國兵一齊攻破那座城。若翰納手裡拿着旗子。上了城牆。

忽然頭上中了一塊大石頭。連梯子都掉下來了。若翰納起來說。弟兄們。弟兄們。打罷。打罷。我主定了英國人的案。這個時候。他們成了我們的了。不要怕了。一會兒的工夫。法國兵果然佔了墻。平了城。看來若沒有個天主。這都不是一個小姑娘能辦的事。

那時英國兵馬都怕若翰納。所以他們不住的往後退。若翰納把他們趕的更緊。法國將軍覺着他辦事荒唐。雖然英國人敗了幾。次。還是可怕的。若翰納說。依賴我的天主。我們必該同他們打仗。就是他們在雲彩上懸着。我們也能抓住他們。將軍又推辭說不敢打。若翰納答應說。我知道一定要打勝仗。今天要得的勝仗。是咱們的皇上一輩子沒有得過的光榮勝仗。

六月十八日離巴代城六七里地遠。英國人預備好了。同法國兵

交戰。若翰納見他們說快攻他們罷。他們要敗了。爲趕他們必當用快馬。果然英國兵看法國人就害了怕。亂跑起來了。看明英國兵將。原先是百戰百勝的。如今返倒被一個十幾歲的姑娘全打敗了。

若翰納領一萬多兵護送皇上到恒思城。就是早已聖法國皇上的地方。半路遇見英國人佔的一座城。名叫特娃。過了五天。宰相大臣看。攻是攻不動。過是過不去。就商議要回去。若翰納就進去向皇上說。法國皇上。這座城是你的。若願等兩三天。城裡頭的人願意不願意。必要都順你的命了。不要疑惑。皇上就定了主意。等候三天。若翰納所拉的礮。全對牆安上。拿柴火。木頭板子。門窗平了。城外的濠溝。修上礮台。第二天都預備好了。城裡的人害了怕。

就聽本主教的勸。還沒有開仗。自己就開了城門。投降。

七月十六日。法國兵將隊伍離恒思城三十來里地。恒思的人。自己就來迎接法國皇上。把城門的鑰匙奉獻他。

第二天。本城的總主教。在大堂裡。聖了法國皇上。給他戴上皇冠。若翰納就給皇上磕頭。流淚說。皇帝。天主的命。是叫你來恒思聖爲皇上。已經完全了。

若翰納從前所許的。那兩件事情。救奧良城。領加路第七位。到恒思聖爲法國皇上全應驗了。不論那一國。不論在什麼光景。那裏也沒見過一個姑娘。兩三個月的工夫。用常敗的兵馬。攻破許多結實的城池。打敗狠有勇敢的兵將。這明明超過一個女兒的力量。不用說一個女兒。就是一個出名的大帥。也不能辦這個事。若

翰納都辦成了。是什麼緣故。就是因依靠天主。爲救法國的患難。天主不打發一個聰明的將軍。恐怕發顯不出自己的神能相幫來。只打發一個小姑娘。叫世世代代。看明天。上有一個無所不能的天主。掌管萬國萬民的事情。由此觀之。天主寔有。還有什麼疑惑。我們衆人都該明明的承認說。我信天主。

我信天主

終

24

23++2/

